

中外名人傳

(三十二)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六十八頁）

尹俊（一九一〇—一九八七）

陸軍二級上將

憲兵司令

澎湖防衛司令

金門防衛司令

警備總司令

軍人世家立志從軍

尹俊，字杰夫，陸軍二級上將，曾任陸軍第十八軍軍長、憲兵司令、澎湖防衛司令、金門防衛司令、警備總司令等要職。

尹俊於一九一〇年農曆九月三日生於湖南省邵陽縣的太乙鄉，其父尹惠堂亦曾從軍，服役於清軍的湘軍，民國肇建後解甲歸田，從事地方保安工作，造福桑梓。由於是軍人世家，所以尹俊兄弟六人，有三人穿上一「二尺五」。六兄弟中，尹俊行三，他的大哥及二哥，進入民國後，均加入了國民革命軍

，先後殉國，後來尹俊繼兩兄遺志，考入中央軍校第七期，矢志從軍報國。

尹俊三歲喪母，賴兄嫂及姑母扶養成成人。其父尹惠堂對他的教育十分重視，自幼即嚴督勤教，親教其背誦詩詞，八歲時送入私塾，苦讀六年，遍誦古籍，紮下深厚的國學基礎。十四歲時，考進邵陽縣立稽古高等小學，兩年後畢業，考進湘潭明德中學。一九二九年夏，湖南都督譚延闓成立的第二軍官教導團招收入伍生，尹俊轉學考入，完成入伍教育後，通過甄選，進入中央陸軍官校武漢分校第七期步科，接受軍官基礎教育，歷時兩年六個月，由於學術科俱優，深受教育長錢大鈞將軍的重視。

贛南作戰追剿共軍

一九三〇年，尹俊自軍校畢業，分發到軍校武漢分校教導總隊第四團任少尉排長，是年五月，教導總隊改編為教導第三師，仍任排長，隨軍至岳陽，參加追剿共軍彭德懷

部，於新牆、楊林、長樂街一帶，緊隨彭部共軍，將其逐出岳陽。翌年二月，教導第三師由師長錢大鈞率領開往湖北廣濟，於高山舖以東山區清剿共軍徐向前部，當時共軍盤據山區洞穴，居高臨下，對追剿部隊構成威脅，尹俊隨部隊逐步推進，搜索攻擊達半月之久，卒將共軍清除，俘獲共軍數百人，尹俊所率的一排，有五人陣亡。是年六月，教導第三師改編為第十四師，師長由陳誠接任，尹俊所屬的第八十二團仍屬十四師建制，旋即奉令進入江西，參加第一次圍剿中共老巢贛南紅軍根據地的戰鬥，他的這一排由廣昌向寧都推進，在洛口與共軍遭遇，激戰半日，擊斃共軍數百人，共軍遁去，尹俊首立戰功。

一九三二年元月，尹俊晉升中尉排長，隨軍參加贛州解圍之役，當時共軍朱德、彭德懷兩部隊，圍攻贛州，守軍為第十二師的一個旅。第十四師奉命由吉安馳援，於元月二十日橫越章水，夾擊共軍，使共軍受到重

創，狼狽逃出。一九三三年二月，尹俊升任上尉連長，隨即參加第四次圍剿共區的戰鬥，第十四師屬第五軍戰鬥序列，由金谿、黃柳地區出發，攻擊了兩個星期，小有斬獲。

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旬，國軍對江西共軍老巢發動第五次圍剿，尹俊所屬的第十四師第八十二團在廣昌及白合的西北地區擔任攻擊任務，尹俊率全連猛攻，與共軍激戰四晝夜，卒將共軍擊潰，但這個連也傷亡慘重，退下整補。是年中秋節，二十六歲的尹俊小登科，與貴州曾璧如小姐結婚，但新婚燕爾的甜蜜生活僅維持半年，翌年四月，奉調第六十師三五七團第一連連長，隨軍追擊逃竄的共軍，即中共自詡的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第六十師由河南靈寶展開追蹤，四月五日在棉關和共軍遭遇，血戰一整夜，共軍不支逃去，由陝南進入川北，第六十師也進入川北的江油，隔岷江與共軍對峙，僵持達兩個月之久，共軍又逃，他們直追至松藩乃止。

保衛宜昌浴血抗日

一九三六年八月，尹俊因剿共有功，獲頒千城乙等獎章一枚。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蔣委員長蒙難，第六十師奉命開抵潼關，渡過渭水，攻擊駐防大荔的楊虎城部，連克數村。不久，西安事變和平落幕，第六十師調返京滬地區。一九三七年秋，日軍入侵上海，爆發「八一三」淞滬戰役，第六十師防

守廣福至施相公廟一帶陣地，八月下旬起接觸日寇，血戰八十餘日，直到十一月十二日始奉令後撤。戰鬥中尹俊所屬的步兵團曾越涇水突擊日軍，雖未成功，但斃敵甚眾。十月，尹俊因戰功擢升營附。

一九三八年九月，尹俊調升第十四師七十九團第三營少校代營長，十二月下旬參加粵北會戰，於英德大坑附近大戰日軍，血拚兩晝夜，我軍傷亡甚重，尹俊所率的一營，犧牲近一百人。翌年二月上旬，又參加桂南賓陽會戰，於七塘以北高地，重創日軍，獲得小勝。一九四〇年春季，尹俊調升第五十五師一六四團第三營少校營長，隨即參加宜昌保衛戰，率全營防守三斗坪，日軍發動了六次攻擊，尹俊沉著應戰，均予擊退，但所部亦傷亡甚重。翌年冬天，我軍和日軍在宜昌城郊展開攻防戰，尹俊的一營兩度擔任攻擊任務，攻勢凌厲，重創日軍，積功升任中校團附。

一九四二年夏天，尹俊所屬的第五十五師參與石牌防禦戰，他隨一六四團多次潛出石牌防線，阻擊日軍，偷襲其駐地，獲得輝煌戰果，但官兵傷亡亦大，尹俊雖身先士卒，卻毫髮無傷。是年十一月下旬，尹俊隨軍在鄂西松滋地區守禦，日寇由沙市方向攻來，攻勢猛烈，陣地遭突破，全師後撤，由一六四團留守掩護，在漁洋關附近山地，與敵人展開殊死戰，直到完成任務才安然撤走。一九四四年秋，尹俊調升十八軍中校作

戰科長兼沅水清剿指揮官，率軍部直屬的搜索、特務及工兵三個營，剿除擾擾沅陵十餘年的土匪董二麻子，董某熟悉地形，善找掩護，到處流竄，尹俊捕捉多日無效，於是軍部下令歸建，但他偵知董某有竄至鄂溪的跡象，乃於東北距桃源八十公里的官庄集結部隊，對外宣稱返防。入夜，先東行而後西向，沿途封鎖消息，三個營分由正面及兩翼潛行，不走道路，攀山越嶺，深入山區，疾奔約六十公里，於天明前對鄂溪包圍，董某之眾當夜竄來就宿，好夢正酣，官兵驟至，驚疑為天降神兵，當即被一網打盡。返防後因功擢升十八師五十三團上校團長。

一九四五年六月，隨軍參加湘西會戰，尹俊的第五十三團在新化縣三角寨附近截擊日軍第一一六師團，激戰五晝夜，將日軍擊潰，戰場遺屍枕籍。是年底，因湘西會戰有功獲頒美國自由勳章及軍委會的武功狀。

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舉國歡騰，不料中共擴大叛亂，到處襲擊國軍，是年八月，十八師奉令東調，乘火車由武漢開往徐州，集結商邱、碭山之間，尹俊率五十三團擔任後衛，於開封東方四十里的興隆集，遭共軍劉伯承部截擊，共軍勢眾，不得已退回開封，負責守城的劉汝明中將召集部隊長會商，尹俊建議：「守於城內，不如戰於城外」，劉汝明贊成遂下令紮營築壘，尹俊用欺敵與攻勢轉移戰術，與共軍激戰兩晝夜，擊潰來犯的共軍，開封之圍隨解。劉汝明將軍親攜

食品前來慰問，徐州剿總亦派員送款犒軍。

一九四八年夏天，尹俊調升副師長兼第八快速縱隊司令，旋升十八師少將師長，十一月部隊改隸十二兵團，參加徐蚌會戰，於雙堆集北翼陣地與優勢共軍激戰兼旬，十盪十決，流血盈野，終以彈盡援絕，奉命突圍，他率部先向北猛攻，再轉由東北側擊，戰鬥中頭部負傷，但不稍卻，衝擊兩晝夜，卒突破重圍。安抵蚌埠，檢點士卒，尙得二千三百餘人。後來胡璉重整十二兵團，即以他的部隊為基幹，收容整編，倉卒成軍，力阻共軍南下攻勢，使敗戰之師獲得喘息。

粵東力阻共軍攻擊

一九四九年初夏，十八師在江西臨川整補，六月底奉命開往廣東，於普寧、揭陽、潮汕地區阻遏共軍攻擊，保護隨軍眷屬由汕頭運往台灣。在粵東他一面作戰，一面訓練，著重射擊與政治教育，手著「剿匪戰法新編」，作為全師作戰行動之依據。是年六月，他率部由會昌攻取梅縣，取山間小徑，晝伏夜行，前哨搜索部隊則著共軍裝，持共軍旗，於六天內潛行七百餘里，攻抵共軍營區時，集中火力射擊，使共軍不知所措，四散逃奔，收復梅縣。十月下旬，奉令由汕頭運金門，再告登陸之次日清晨，即參加古寧頭之役，尹俊親冒鋒鏑，沿隴口海灘向西側擊，鏖戰竟日，殲敵過半，但盤據林厝東側碉堡之共軍，以重火力控制整個戰場，給十八

師及左翼一一八師之危害最大，第五十二團傷亡營長二員、連長八員，尹俊乃親率警衛營衝鋒，一鼓攻克，雖該營傷亡殆盡，然卒因此導致全軍攻擊獲得進展，把殘餘共軍壓縮於南、北山，迅即於翌日以五十四團配合一一八師予以全數殲滅，造成名震中外的古寧頭大捷。戰鬥甫畢，奉命兼任第十四師師長，並蒙先總統蔣中正頒授五等雲麾勳章暨十八師榮譽虎旗一面。

一九五〇年秋，尹俊調升十八軍副軍長，翌年初奉命代理軍長，是年夏真除，一九五四年改編為第七軍仍任軍長，晉階中將。在職四年，全力推行政工改制與部隊整編，而訓練與戰備尤著績效。一九五五年冬，調升第二軍團副司令。

一九五七年夏尹俊調升憲兵司令，任內加強革命憲兵教育，倡導硬漢軍風，使憲兵成為「領袖之鐵衛隊」。一九六三年夏又調澎湖防衛司令官，冬，晉升二級上將，在職一年半，致力於協和黨政，團結三軍，建設地方，加強工事與精練部隊；而今日名滿東亞的澎湖跨海大橋，即在他的任內奠基。

在金防部藏兵地下

一九六五年春，尹俊調任金門防衛司令，任內對軍事整頓、戰場經營、戰地政務、社會建設、國民教育、土地改革、經濟發展、地方自治、交通建設與水利灌溉，無不悉力以赴，卓著成效。先總統蔣中正曾於國軍

第十三屆軍事會議特予表揚。

在軍事訓練方面，尹俊曾舉行無預警向對岸共軍陣地急襲射擊，先下令團級以上將校於山外附近廣場集合，他到達後，立即向砲兵指揮官下令，五分鐘內所有幾百門火炮向原定目標齊放若干發，全場人員，咸表驚訝。蓋此事除他本人外，無第二人事前知曉。但軍人聞令即動，隨即有無數砲彈由上空呼嘯而過。射擊結果，證明砲兵戰鬥準備確能做到「聞令即發」之最高要求。如此教戰，使官兵人人有立即戰鬥之心，時時不敢疏忽。

一九六六年某日，蔣中正總統視察金門，尹俊引導巡視新增構的地下化砲兵陣地，見射界低伸，橫鎖全面灘頭海面，讚許其所選定位置極佳，真能藏於九地之下。蔣中正返台，又致函嘉勉：「吾弟對練兵與備戰的精神，皆先得我心，尤為欣慰。」蓋此一陣地突出海角的懸岩峭壁上，偵察，施工均極困難，而他做到。

一九六九年一月，尹俊調升陸軍副總司令。二月，隨國防部長蔣經國訪問韓國。一九七〇年六月，調任台灣警備總司令。到任後揭櫫「貫徹命令，誠實無欺，健全本身，協調合作，親民便民，重賞重罰。」的工作原則，全面致力於強化社會秩序，嚴密肅反治安，加強警備戰備，更新民防組訓，改進動員後管，簡化境管作業，厲行便民措施。尤其勤於走向基層，遍訪後備軍人，宣揚政

府德意，解決實際問題，並建立整體觀念，發揮團隊精神，使「警備」「保安」「民防」「動員」四大工作，益臻完善。一九七五年春，尹俊軍職外調，出任中台化工公司董事長。一九八〇年退役，由總統府聘為國策顧問。服役期間，先後獲寶鼎、雲麾、勝利勳章及各類獎章十餘座。

尹俊晚年身體強健，活力充沛，直到一九八四年偶因風寒罹病，體力日衰，延至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病逝，享年七十七歲。

父子同為高級將領

尹俊有子女四人，長子尹立人克紹箕裘，與役陸軍，畢業於陸軍官校三十期，於部隊中埋頭苦幹，當他在金門任防衛司令官時，尹立人在金門第一線擔任連長，尹俊前線視察，視子如一般軍官，言不及私，留下軍中佳話。一九八六年尹立人晉級少將，父子同為將軍，破國軍軍史紀錄，目前尹立人已為陸軍中將，前程似錦。其次子尹達人，女公子尹淑人、尹德人亦均學有專精，貢獻於國家社會。（康僑·王雲獅撰）

本古里昂（一八八六—一九七三）

以色列建國總理

本古里昂（David Ben Gurion），以色列的第一任總理，猶太獨立運動的創始人。

本古里昂於一八八六年降生於俄羅斯佔領下的波蘭，出生地為波倫斯克的衛葛倫。在俄人殖民統治下長大成人，青少年時期備受欺凌與壓迫，內心種下他反抗暴政的種子。一九〇六年，二十歲的本古里昂移民到巴勒斯坦，當時該地是英國人統治，他在英人的教育體系中接受教育，由於身為猶太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一九一九年他成了猶太人的秘密組織「巴勒斯坦獨立建國運動」的領導人，對抗英國殖民政府，爭取獨立建國。一九三〇年，他創立聯合勞動黨，是猶太人的第一個政黨。但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他一直擔任猶太勞工聯盟的秘書長，實際領導猶太人的勞工運動。一九三五年起，本古里昂擔任巴勒斯坦猶太人區行政委員會主席，一九四八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國，使成為猶太人的祖國。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廿九日，聯合國決議終止英國在巴勒斯坦的殖民統治，計劃在這個地區建立兩個國家，一個是猶太族的以色列，一個是阿拉伯族的巴勒斯坦，猶太人同意聯合國的決議，但阿拉伯人拒絕。阿拉伯人要求擁有全部的巴勒斯坦，於是四鄰的阿拉伯國聯合向以色列進軍，企圖消滅以色列，爆發第一次以阿戰爭。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以色列遭到來自埃及、伊拉克、敘利亞、約旦及黎巴嫩等國軍隊的攻擊，這時以色列領袖本古里昂麾下的以色列軍隊人數甚少，裝備亦差，唯一

的憑藉是士氣高昂。於是本古里昂下令分兵禦敵。到了是年年底，以軍居然在各戰線擊敗了軍力強大的阿拉伯軍隊，佔有了聯合國計畫劃歸新阿拉伯國的耶路撒冷西城，約旦河西岸，交付國際共管。一九四九年初，聯合國作成一系列的決議，包括佔領區的非軍事化，直到以阿簽署和約。此一決議阿拉伯諸國一致反對，誓言繼續作戰，消滅以色列。

一九四八年一月，以色列舉行大選，本古里昂當選第一任總理，國會任命魏德曼（Chaim Weizmann）為總統，於是以色列國正式誕生，並獲得許多國家的外交承認。本古里昂是猶太人獨立建國的靈魂人物，他自一九三五年開始，即秘密從事反抗英國及阿拉伯諸國的活動，他為了壯大以色列，由世界各地積極安排猶太人移民回巴勒斯坦，協助他們屯墾及建立家園，安定生活。一九四八年獨立建國後，本古里昂以總理兼國防部長，親自策劃對抗阿拉伯鄰國，由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都由他兼任國防部長；一九五六年他揮軍進佔加薩走廊，西奈半島，擄奪蘇彝士運河，造成「蘇彝士危機」，後來在聯合國的要求下，撤出佔領區。

在總理任內，本古里昂加速以色列現代化，協助新移入的以色列人獲取較佳的生活條件。鼓勵他們生活西化。五十年代中期，他要求西德為納粹的暴行賠償，自西德獲得

價值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工業裝備和生產原料，奠定了以色列工業發展的基礎。工業開展以後，以色列的外貿及經濟快速發展，國力日漸充實。他又在加利利地區沿海建立水管，用以灌溉內伊夫平原上的農地，發展農耕，增產糧食。

一九五六年聯合國雖在中東駐軍，極力維持以阿和平，但阿拉伯諸國卻從西奈、約旦河西岸及戈蘭高地發動攻擊，引發了著名的「六日戰爭」以軍用閃電戰迅速在各線擊潰阿拉伯軍，戰爭僅進行了六天，包括號稱強大的埃及第三軍，敘利亞俄式裝備優良的大軍和美式裝備的約旦軍，均敗在以軍之手，潰不成軍，以色列威名大振。成爲不可忽視的力量。本古里昂更在歷次戰爭中拔擢了以色列新一代領袖，包括繼他擔任總理的伊賽爾、梅爾夫人、拉賓、比金等人，都出自他的門下。

本古里昂於一九六三年退休，但至一九七三年才因病去逝。(劉先軍撰)

唐君毅 (一九〇九—一九七八)

中央大學哲學系助教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新亞研究所所長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唐君毅四川宜賓人，一九〇九年一月十七日生，一九七八年因氣喘病逝台北浸會醫

院，享年七十歲。

先世廣東五華，六世祖移居四川，以製糖業起家，購置田產，於是成爲宜賓縣人。父親唐迪風，十七歲入學當了秀才，遠赴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歐陽意無大師研習內典。因性情剛直，自有主張，不做不義的事，也不畏權勢，歐陽大師讚揚說「可以適道」。著作有「孟子大義」，闡釋義理，既宏大又深遠。

母親陳大任，有學問又懂得教育，歐陽大師將她比爲孟母。她著的「思復堂遺詩」，用誠懇真摯感情，樸實筆法寫出，不假雕飾，醇茂自然，不知道的人還以爲是出於老師宿儒的手筆。

唐迪風有子女五人，唐君毅居長，幼年時很聰明，又喜歡用腦筋思考問題。十七歲進北京大學，當時政局腐敗，青年學生感慨悲憤，有左傾現象。

名教授梁漱溟任教北京大學，並作連續性公開學術演講，每次門票要銀洋一元，唐君毅也列坐聽講。他因爲同情左派學生對梁先生的攻擊，中途缺席。梁漱溟以爲他沒有錢買入場券，於是派人送給他銀洋五元，唐君毅由此深感前輩愛護後進的風範，是很少人能得到的。他畢生篤念舊故，提攜後進，至死不倦，都是由這裏得到了啓發。

唐君毅後來轉學到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肄業，由於他才能出眾，思想辯論銳利，受到同學們的稱讚。畢業以後品學兼優會

被中大留任爲哲學系助教，任教期間頗受當時的哲學系大師方東美、李證剛、何兆清、景昌極、宗白華等的讚美與獎勵。並曾應聘爲四川、華西、中央等各大學教授，及無錫新設的江南大學教務長。

一九四九年三月，因避難到香港，與錢穆（錢賓四）、張丕介等學者創辦新亞書院，除擔任主要課程教授外，又兼任教務長。最初在桂林街租用校舍，課室十分狹小，幾乎沒有轉身地方。這三位名教授每月只各有生活費二百四十元，但並未表露窮窘現象。

自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起，他倡導設立文化講座，歷時五年，除了他親自主講外，又邀請文化界名宿講演，共有一百三十九次之多。這種不畏艱困，眼光遠大，宏揚中華文化化的作風，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新亞書院聲譽日隆，唐君毅在學術上成就的宏深，也受到國人的推崇。

一九六三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新亞書院成爲該校學院之一。後來因中文大學與新亞書院的教育理想相去漸遠，於是新亞陷入另一情況的艱危困頓之中。他堅持原則，挺立其間，以不變應萬變，雖遭受各種疑謗折磨，信念並未動搖。終於新亞研究所脫離了中文大學而獨立，新亞董事會的主要成員，也退出新亞書院，這時他也感到心力交瘁了。

一九七四年以哲學講座教授自中文大學退休，繼續任新亞研究所所長。

一九七五年秋，應國立台灣大學聘請，任哲學系客座教授。一九七六年秋，因患肺癌，經大手術以後，身體衰弱，但授課並未一天中斷，真可以說是鞠躬盡瘁，為誨人不倦，作奉獻了。

唐君毅的哲學，為體大思精，長於辨析，善於綜攝，縱橫於東西哲學，但以中國聖賢義理之學為本。

他的著作，奧衍浩瀚，馳騁八極，要立足于人生，開闢生命的本源，建立道德理想的人文世界，以啓導我民族無限向上向前的生機為目的。

一九七六年秋他在醫院裏親自最後校訂「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厚達一千二百多頁，就是他平生學術思想的綜化，也是他思想體系的完成，涵攝廣大，而一以儒家的盡性至命為歸極。他對哲學造詣的深厚，受到國內學者一致的肯定。

一九七七年冬，施行肺癌手術，後因癌細胞已深入淋巴腺及背脊骨，西醫無法醫治，改服中藥，使病體勉強得以支持，最後因患氣喘，於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在台北浸會醫院逝世。

他的夫人謝方回，學養深純，長於琴書，對他的照顧，無微不至，他能忙於校務，專心學問，從事著述，都應歸功於夫人的大力幫助。獨女唐安仁，留學美國，獲印地安那大學文學博士，女婿王清瑞也有博士頭銜。
(龔祖遂撰)

孫連仲 (一八九三—一九九〇)

陸軍上將
保定綏靖公署主任
中央評議委員

胸懷大志從軍報國

孫連仲抗日名將，陸軍上將，字仿魯，原為馮玉祥麾下將領，一九三一年中原大戰後，所領部隊由國民政府改編，遂歸中央。出任第廿六路軍總指揮，抗日戰爭中著名的台兒莊大捷，他是第一線的指揮官，立有殊勳。後來，又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來台後曾任戰略顧問，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職。一九五六年以陸軍二級上將軍階退役，以後即悠遊林下，直到辭世。

孫連仲於一八九三年二月二日生於河北省雄縣的龍灣村。雄縣為古代的瓦橋關，五代時周世宗柴榮征遼，攻下瓦橋關，易名為雄州。明朝慶州改縣，遂成雄縣。該地古來為征戰之地，民風尚武，迄今不衰。

孫連仲的父親孫保安是一位富裕的農民，育有三子，孫連仲排行第二，故名連仲。孫保安曾讀私塾，識得一些字，後來在故里開設麵店，賺了一些錢，就在雄縣南關經營錢糧行，生意興隆，獲利甚豐。購得田產四百餘畝，遂成當地富戶。不過，孫連仲四歲

時，其父就去世了，靠母親及哥哥撫養成人的。他的哥哥孫連喜是清末的一位武秀才，崇俠尚義，在地方上是位有影響力的人物。孫連仲從軍後，家中的錢糧行，由其弟孫連宜全權掌理，仍極興盛，可惜孫連宜早亡，錢糧行漸走下坡。

孫連仲七歲開始讀書，先入私塾誦讀四書五經，後來入保定府清室舊制學堂念書。他讀書十分勤奮，不曠課，不請假，寒暑不輟，博得師長好評，同學敬愛。但他身材魁武，臂力過人，讀書之外，更愛習武，對於武術技擊，興趣尤濃。清朝末年，外侮頻仍，青年群中流行從軍報國的風氣。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後，革命報國的風潮更盛。當時北洋軍第二鎮到雄縣招兵，十九歲且已結了婚的孫連仲秘密赴招兵處應徵，其母聞報大驚，命他的哥哥孫連喜趕至招兵處婉勸，阻其從軍。理由是家中富足，田產年年增加，不必去當兵。何況家大業大，需人照料，要他回家。

同時孫連喜也託雄縣縣長王瑚向招兵處說項，促把孫連仲除名。可是孫連仲卻向兄長及王瑚表示：「男兒應立志報效國家，豈能終老田園與草木同朽，我從軍之志，不可更改！」其兄見其志向堅定，只好放棄勸說自歸。

孫連仲入伍後，編入北洋第二鎮八標二營八連為學兵，清室覆滅以後，北洋陸軍改鎮為師為團，孫連仲隸屬王占元的第二師，

並被調編入炮兵營，由學兵升等為正兵。

背訓條受知馮玉祥

一九一四年，袁世凱的親信陸建章的京衛軍，奉派到陝西去鎮壓白朗反叛軍，出發前在各旅成立炮兵營，由各師中調選，孫連仲被選入，編入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炮兵營當班長。有一次，馮玉祥下連隊檢查，適逢孫連仲的連長正在考問士兵由馮旅長規定背誦的「五十二條精神訓練」。馮不動聲色，站在隊伍後面悄悄的聆聽，不料長時間無人主動回應，忽然孫連仲站了起來，非常流利的背誦了一遍，還頭頭是道的講解了一番。馮玉祥聽後大為賞識，從此記住了他的名字。

一九一五年護國之役爆發，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駐在四川宜賓，奉袁世凱之令與雲南蔡鐸的護國軍作戰，孫連仲在龍頭山之戰中，一人扛起一尊二百卅八斤重的山炮帶領士兵抄後路突襲護國軍，一炮擊中護國軍陣地，為馮軍帶來暫時性的勝利。馮玉祥大悅，破格擢升他為炮兵營第一連連長。

屢受提攜知恩圖報

一九一七年，第十六混成旅調回北京近畿，駐防廊坊，馮玉祥調離旅長職位，不久張勳復辟事件發生，段祺瑞要馮玉祥返回任旅長。馮未到達前，一群少壯軍官要對「辮子軍」作戰。當時群龍無首（旅長楊桂堂亦

不在部隊），孫連仲乃聯合孫良誠、韓復榘、石友三、劉汝明、佟麟閣等共十二位連長，在萬莊一帶阻截張勳軍，並追擊至永定門。馮玉祥復任後，提升孫連仲為營長。孫當營長時，在一位師範畢業的同鄉幫助下，讀了一陣《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然而「只會念不會講」，自覺收穫不大。

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戰爭後，馮玉祥任命孫連仲為炮兵團長。孫以自己缺乏學歷，未進過中學而有怯意。馮鼓勵他說：「論帶兵打仗，大學生也不如你們，中學生更不用說。」繼又許諾：「將來我會讓你們進陸軍大學。」當年十月底，馮玉祥以陸軍檢閱使兼第十一師師長，移駐北京南苑，集訓練兵，孫連仲隨其前後，頗為倚重。隨著馮玉祥軍事力量的發展，出現了一批少壯將領，孫連仲、石友三、孫良誠、劉汝明等，被稱為馮軍的「十三太保」。

一九二四年秋天，馮玉祥聯合馮景翼、孫岳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直系頭目曹錕總統的曹錕。事變後，馮玉祥再升孫連仲為衛隊旅旅長，管轄手槍團、學兵團、炮兵營三個單位。孫連仲親率手槍團化裝為接運糧餉部隊，由古北口潛回北京。十月廿二日晚，孫連仲的參謀長王德晉宴請曹錕的衛隊團團長張漢臣。當張、王等人飯後打牌時，孫連仲指揮手槍團包圍了總統府，繳收警崗槍枝，派兵接替了警位。其時曹錕衛隊團

官兵多在酣睡中；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全體解決。事變後，孫連仲調任國民軍第一軍炮兵旅旅長。不久，馮部擴軍，孫又升任了騎兵第二師師長。

孫連仲對部隊訓練嚴格。平日練兵時，他經常深入營連直接檢查示範，與士兵一起操練；作戰中，他與士兵同甘共苦，所以博得了部下愛戴。他對於軍紀也要求甚嚴，恪守馮玉祥為國民軍提出的「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的要求，因而得到駐地群眾的稱贊和支持。

一九二五年，孫連仲部隨同國民一軍在京津地區活動，曾參加國民軍一、二、三軍會戰天津之役。在攻打韓家墅、楊柳青時，孫連仲親率部隊衝鋒十多次，上午八時戰至午後，未能克敵。適第二軍鄧寶珊由南路夾攻楊柳青，配合孫連仲部迫敵向天津敗退。一九二六年初，孫連仲師駐山海關。時奉直已達成諒解，不久奉系張作霖與直系吳佩孚以五十萬兵力聯合進攻國民軍。一九二六年四月，國民軍撤至位於居庸關與昌平之間的要隘—南口，以劣勢兵力抵抗奉直精銳達四月之久。後因寡不敵眾，回退綏遠，並打算以西北為後方根據地，養兵待戰。南口大戰時，孫連仲師奉派參加攻打山西。南口戰事失利後，國民軍進攻山西之計劃遂告失敗，孫連仲率部隊隨同綏遠都統兼第十二師師長蔣鴻遇經包頭、五原到達寧夏。當時孫連仲的部隊僅剩一千多人，乃整飭隊伍，與蔣聯

合馬鴻逵，驅逐地方小軍閥張兆鉞、孔繁錦退回甘肅。

一九二六年，馮玉祥由蘇聯考察歸來，舉行「五原誓師」，宣布響應南方的國民革命軍北伐。當時，河南軍閥劉鎮華奉吳佩孚之命圍攻西安已達數月之久，城內缺糧少水，死傷枕藉，守西安的部隊為國民軍的楊虎城及李虎臣部，楊、李急電求救，馮玉祥揮軍南下援陝。孫連仲此時已繼蔣鴻遇為第十二師師長，馮玉祥又委以「全軍總執法」，有權對旅長、道尹以下文武官犯錯者立懲後報。但是孫連仲率部由寧夏進入甘肅後，擅自收編隴南的孔繁錦部，繼入漢中發展國民軍勢力，沒有立即援陝，遭馮玉祥電責，促其「火速軍援西安」，他才參加了西安解圍之戰。十一月廿八日，在孫良誠、劉汝明及孫連仲協同作戰下，擊潰劉鎮華主力於猴兒寨，又突擊劉的司令部，劉只好率他的鎮嵩軍向東撤退，西安之圍遂解。

中原戰後歸附中央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馮玉祥的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由武漢國民政府領導。第二集團軍東出北伐，孫連仲率部在豫西南一帶作戰，先後進擊直系于學忠，改編了閻德勝的部隊，追擊過向四川流竄的吳佩孚。嗣後移駐唐河、确山，解決了直系舊部靳雲鶚的部隊，佔據了平漢線，斬隻身逃往上海。

馮玉祥內附後，孫連仲為馮的第九方面軍總指揮兼第十四軍軍長，進駐新鄉。不久與鹿鐘麟對調，任第二方面軍總指揮，並任北伐軍的京漢前線總司令，率韓占元、秦德純、馮治安、龐炳勳四個軍，在漳河沿岸與奉軍作戰，激戰二十六天，屢挫奉軍楊宇霆指揮的部隊，傷亡敵軍以萬計。奉軍雖竭盡全力一再增援猛攻，均不能得逞，京漢、隴海兩線戰況得以穩定，革命軍對整個戰局遂得從容調度。孫連仲部在接受通電嘉勉及獎勵後，以激戰過久，疲勞過度，奉命往鄭州整補休養。

一九二八年五月，孫連仲部調陝西綏靖地方。此前一月，甘肅發生了馬仲英領導的「河州事變」，動亂日益擴大。馮玉祥即命孫連仲就近移師入甘。他於七月入甘，於九月以第二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名義率部打敗了自武威進攻永登的馬廷勳，並一舉攻占了古浪、武威。馬於九月底退走青海樂都。馬廷勳是甘肅回軍早期著名人物馬安良之子，曾歸服國民軍，此時加入了馬仲英的反馮活動。連年作戰，孫部兵力由兩萬人減至一萬左右。為了補充兵力，孫連仲在甘肅廣為招募，整頓操練。

同年九月，國民政府設置青海省，十二月，孫連仲出任青海省主席。省府有委員五人，計有建設廳長馬麒、民政廳長林競、財政廳長郭立志、教育廳長鄭道儒。在未赴青海到任前，經甘肅省財政廳長張省三夫人介

紹，孫連仲與遜清端王載漪的孫女羅毓鳳於一九二九年元旦結婚，此後，羅毓鳳即伴隨孫連仲於抗戰期間，撫傷卹亡、救濟難童、照顧眷屬、參與勞軍，為官兵演京戲，在軍中傳為佳話。

孫連仲於一九二九年二月攜眷到青海履任，青海一向為甘肅回軍的勢力範圍，為馬麒、馬麟所盤據，對孫連仲的前來明迎暗拒。尤以馬麒次子馬步芳與旅長馬子乾擁有重兵，尤具軍事威脅。馮玉祥為解除回軍威脅，協助孫連仲治青，乃用釜底抽薪的辦法，電調馬步芳旅開赴潼關，委以潼關警備司令職務；又調馬子乾旅駐湟源；馬步芳的第四混成旅則令駐循化、巴戎。孫到青海後，以其第九十一旅駐樂都，第九十二旅、第九十三旅及直屬部隊移駐西寧附近，控制局勢。除軍政事務外，孫連仲也希望做好青海建設。青海地處偏僻，土地廣袤，加以交通不便，內部各地以及全省與外省的聯繫困難，經濟、文化十分落後。孫連仲下令修築公路，以利開發，又提倡栽樹、修渠引灌。因任期短暫，成效不著。

在青海，孫連仲拉攏當地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希望建立較為和睦的關係。他看到伊斯蘭教阿訇在回族、撒拉族群眾中很有號召力，便以發揚伊斯蘭教的名義，令各縣成立「回教促進會」，由省政府撥款八萬元，修建各地清真寺，開辦「阿訇訓練班」，想控制伊斯蘭教阿訇，防止其聯絡群眾「造反」

一九二九年二月，駐遼源的馬子乾旅受人唆使鼓動，發動了對孫戰爭，進攻西寧。事初起時，孫連仲力避戰事擴大，下令招撫，無效後，始令安樹德、魯崇義兩旅進剿，但提出「要捉活趙雲，不要死子龍」。這是因爲馬子乾係馬麟家族成員，孫伯引起更大事端。進剿不到半月，俘虜了馬子乾。然而由於士兵未執行上級意圖，將馬子乾打死了。爲安定馬麟家族並防止回、漢民族間對立情緒的增長，孫連仲親自迎接馬子乾的靈柩於西寧城外，並主持了追悼會。此舉取得了馬麟的諒解。

同年八月，甘肅省主席劉郁芬調陝西省主席，由孫連仲接任甘肅省主席。孫連仲回到甘肅後，青海的行政大權落入馬麒及其子馬步芳之手，他們在孫連仲的提攜下獲此權力，對孫十分感激。

一九三〇年春天，馮玉祥和蔣中正關係轉壞，馮欲與中央分道揚鑣。四月，發動中原大戰的序幕。作爲馮的心腹股肱，孫連仲重回馮部，任馮部第八路軍總指揮，率領高樹勳的第十二師及騎、砲、工兵等部隊，經隴東、陝西到河南。以雷中田的一師人駐蘭州，維持馮軍後方安定。他對這次戰爭的看法是西北軍實力不夠，後方地方軍閥獨存，民變、土匪隨時都會作亂，還不到能打仗的時候，如果孤注一擲，打了敗仗連退步都沒有。但多年養成的服從性格，他還是遵馮命

投入了戰鬥，率部進入河南，駐防漯河、太康、歸德一帶，六月和中央軍何成濬、朱紹良兩部激戰，打了勝仗。這時，他電請馮玉祥允其南攻武漢，馮不允，要他進攻杞縣，解除亳州之圍。解圍後，他又要求南進，馮仍不允，要他東攻商丘，商丘解圍後，交給孫殿英防守。但到了七月，戰局逆轉，馮軍在隴海線潰敗。原先承諾支持的閻錫山見大勢已去，急忙抽腿。九月十八日，東北奉軍張學良宣佈擁護中央，派軍入關，馮軍支撐不住，向豫北敗退。十月，馮玉祥離鄭州北去，馮部群龍無首。西北軍擁鹿鐘麟爲總司令。孫連仲爲副總司令。派劉驥向馮玉祥請示行止，馮的回話只有四個字「西望長安」

，意思是把部隊往西開，可是部隊的官兵多不願意，孫連仲也深知當初由陝甘傾巢而出，等於放棄，已無歸路，西去也是絕路一條。思慮再三，決派代表赴鄭州晉謁何應欽，表示願意歸服中央。十月十八日，孫連仲由新鄉通電中央：「擁護中央和平統一建國，決不參加內戰！」

孫連仲被委派爲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下轄第二十五師，孫自兼師長。另有高樹勳的第二十七師及關樹人的第一騎兵師。開往山東濟寧整訓。

一九三一年初，孫連仲調任江西清鄉督辦，奉命率部開往江西，參加第二次對中共蘇區的圍剿。七月，孫部改爲第二軍團，歸右翼集團軍陳銘樞指揮，由於孫部多北方人

，不習慣南方水土，戰果不佳，孫本人患牙疾，乃請假赴南京就醫。部隊交由參謀長趙博生指揮，趙爲中共地下黨員，是年十二月竟與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率一萬七千名官兵在寧都投共。使孫部損失慘重，中央派陳誠赴寧都善後，撥款重建孫部，仍稱二十路軍。

一九三二年春天，孫連仲部在宜黃一帶追剿共軍，頗有損失，他請求撤銷江西清鄉督辦的職務獲准，專任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兼二十七師師長，旅長由池峰城、馮安邦分任。不久，中央又把吉鴻昌的第二十二路軍縮編爲第三十師，也歸孫連仲指揮。是年三月，孫連仲在金溪縣迎戰林彪，親臨火線指揮，擊潰林彪部，進駐永豐。孫連仲改任第四十二軍軍長仍兼二十七師師長。一九三三年七月，廬山訓練團成立，蔣中正自兼團長，陳誠爲教育長，孫連仲爲團副。訓練結束後，孫連仲返防，率部攻克寧都、贛縣。同年九月，交出四十二軍軍長職位，由張印湘接任，他以第二十六路總指揮的身分往湖北麻州，整訓第三十軍。

一九三四年，孫連仲率三十軍到江西，進駐永豐，中央又劃第二十七軍及四十二軍歸其指揮，參加第五次圍剿共軍，共軍突圍向北逃竄，他又率軍到湖北追擊賀龍及蕭克所部，予紅軍重創。翌年十月，孫部被調駐蘇北，總指揮部駐淮陰，部隊則分駐高遷、漣水、泰縣、東台、如皋、南通等地，修築

工事，準備對付日本侵略。同年十一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監察委員。

西安事變奔赴洛陽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孫連仲奉命率部移駐江蘇省淮陰清江浦，除修築國防工事外，並令部隊協助導淮委員會，辦理導淮工程。各師舉行工作競賽，對修築國防工事，及導淮工作，貢獻甚偉，是時中共流竄至陝西北部，以延安為中心，建立蘇維埃政府。國民政府為加強西北剿共軍事，特於廿四年十一月一日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共總司令部，蔣中正委員長兼任西北剿共軍總司令，張學良為副總司令，錢大鈞擔任參謀長，吳家驥任秘書長，並由張學良以副總司令代理總司令，指揮軍事。當時以日本圖謀侵略中國益急，華北風雲日緊，北方人心惶惶，因是有若干東北部隊，及陝西楊虎城等部隊，持團結內部，一致攘外之說，對剿共軍事，屢持異議。而當時中央政策，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剿共。十一月十九日蔣中正委員長在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大會時，鄭重說明對日外交，和平未至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一九三六年中共在陝西，益為猖獗。五月廿六日國民政府並任命陳誠為晉陝甘寧邊區剿共總指揮，而張學良、楊虎城等，對中央政策時有譏評。對中共軍事，遲遲

不進，且與共產黨暗中聯絡，互通聲氣。十二月三日張學良至洛陽晉謁蔣委員長，報告西北剿共軍事緊急，請親臨主持。五日蔣委員長偕同張學良自洛陽赴西安，蔣委員長抵西安後，乃召集陝甘剿共將領陳誠、蔣鼎文、陳調元、錢大鈞等諮詢情況，指示機宜，勉以完成剿共事功，嚴飭西北剿共軍代總司令張學良，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加緊進剿，並分令各邊區清剿主任，擬具三月清剿計劃。迨至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突然叛變，竟將蔣中正委員長劫持，通電全國，主張和平團結，共禦外侮。是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分別召集緊急會議，議決張學良褫職嚴辦，行政院由孔祥熙負責，軍事委員會由副委員長及常務委員負責，加推何應欽等六人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十六日國民政府下令討伐張學良，特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十七日國民政府特派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討逆軍西路集團軍總司令，派孫連仲為討逆軍預備軍司令，孫即星夜馳奔洛陽指揮軍事。同月廿五日張學良悔悟，束身歸罪，親自送蔣委員長自西安飛抵洛陽。廿六日蔣委員長抵京，張學良自請嚴予處分。卅一日經軍事委員會軍法會審，判處張學良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嗣經蔣委員長呈請國民政府，特赦張學良。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國民政府明令，特赦張學良，免除徒刑，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仍褫奪公權五年。五日行政院國務

會議，決議楊虎城、于學忠撤職留任，楊虎城旋即出國，西安事變解決後，孫連仲奉命率部移駐河南信陽確山一帶。

指揮台兒莊浴血戰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抗戰爆發，孫連仲於七月十二日接到北上增援的命令，心情激動，義憤填膺。他曾與同是西北軍的廿九軍軍長宋哲元懇談，促宋起而應戰，勿再對日妥協。孫的部隊在出發前，他召集麾下高級軍官會議，會中慷慨陳辭：「日本蓄意侵略我國已久，現國家命運已至最後關頭，吾人須以全力報效國家，挽救危局，以盡軍人天職！」全體軍官聽後至為感奮。全軍乘平漢路火車北上，行進途中，曾接宋哲元電報要孫暫緩前進，將部隊停於彰德，以免刺激日軍。孫連仲電告蔣中正，獲准揮師到河北的保定。

七月中旬，日軍入關部隊已達五個師團，兵力約十萬人。廿六日，宋哲元拒絕了日本方面的最後通牒，第二十九軍奮起抵抗，在豐台、廊坊、天津車站等處擊潰日軍。但中國軍隊在南苑作戰失利，佟麟閣、趙登禹壯烈殉國，日軍乘勢包圍北平。月底，平津相繼失陷。

華北戰場形勢空前嚴峻，蔣中正命孫連仲為第二集團軍副總司令（總司令劉峙）兼第一軍團司令。八月十日，孫部與日軍河邊旅團在良鄉西南之寶店對峙。十五日起，戰

門日趨激烈，孫連仲將全部兵力投入，迭予日軍重創。由於敵軍炮火猛烈，孫部陣地被摧毀，不得已乃後退。八月下旬，轉進至馬頭鎮、琉璃河一線。時日軍已占南口，敵指揮官板垣征四郎指揮三個師團向平漢線進攻。九月十五日，固安失守，孫連仲率部由琉璃河轉進，在涿縣與日軍激戰。嗣以關麟徵、萬福麟等部戰敗南退，孫部在涿縣處突出地位。日軍正面進攻多次不逞後，採用從左翼迂迴包圍戰術，孫部池峰城師在坨里附近南大寨山區被敵突破。孫部被迫轉進冀西南，保定失守。

是年十月，日寇川岸師團撲向山西娘子關，威脅太原城。這時，孫連仲部正撤退至娘子關附近，奉令參戰，擔任戰場總預備隊。川岸師團以一部攻擊娘子關正面，而主力則進攻娘子關右側的舊關。舊關地理位置重要，關係這次戰役的成敗。由於中國軍隊在舊關一帶佈防薄弱，所以敵軍一舉占領了該地。第二戰區副司令官黃紹竑焦急萬分，立即下令中央軍第三軍曾萬鍾增兵反攻，決心收復。不料日軍增援部隊趕到，情況十分危急。此時，孫連仲率第二十七師趕赴前線，他嚴令部下沉着作戰，相機殲敵，屢敗日軍，把戰局穩定下來。由於敵軍繼續增援，慘烈的拉鋸戰爭展開。於激戰兩週後，敵軍集中炮火猛轟孫部陣地，掩護工事被摧毀；加以左右友軍傷亡過大，無力配合，且先行轉進，孫部被迫棄守，娘子關失陷了。

此後，孫連仲率部撤到陽泉。部隊前段作戰中傷亡過大，除馮安邦的第二十七師外，其他兩個師已無戰鬥力了。但他一腔抗日熱情，仍命令馮安邦固守陽泉，說：「無命令後撤，就要把你槍斃！」孫、馮是連襟，孫治軍之嚴，亦可由此見一斑。不久，陽泉、太原相繼失守，孫連仲部經晉南開往河南。

到達河南後，孫連仲取代劉峙，出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但他的部隊經過幾番激戰，傷亡甚大，他派人到豫東、魯西一帶招募兵員，還吸收了不少從家鄉河北逃亡出來的青年學生，於是在許昌設立幹部訓練所，培養幹部，充實下級軍官。

一九三八年春天，日寇精銳部隊板垣師團、磯谷師團及小米內旅團，兵力約五萬人，沿津浦鐵路南下欲攻佔徐州。徐州是華中戰略要地，當時由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坐鎮指揮防守。聞徐州告急，檄調正在河南整訓中之湯恩伯軍團及孫連仲第二軍團星夜馳援。

第五戰區長官部研判驕狂萬分的磯谷師團長一定不待由蚌埠方面北上敵軍的增援呼應，便要直撲台兒莊，以期一舉攻下徐州，搶先奪取打通津浦路的大功。乃調兵遣將，張網以待。除以孫連仲部正面迎敵外，又派湯恩伯潛行南下拊敵之背，協同孫部包圍日軍而殲滅之。

三月十九日，孫連仲接到命令後，立即

指揮部隊東調，指定參謀人員先行赴徐州以北地區選定前進指揮所。同時命令池峰城第三十一師進駐台兒莊及其附近地區，構築工事，掩護其他部隊陸續集中。第二集團軍完備後的佈防概況是：台兒莊城寨由第三十一師一八四團防守，該師其他部隊一部分防守台兒莊以西七里之范口村及以東約三里之官莊，協同台兒莊核心之作戰；另一部分沿大運河南岸佈防。池峰城在城寨外指揮。第二集團軍的第二十七師、第三十師和第四十四旅陸續集結於賈汪東北和台兒莊以南地區。總司令部設在距台兒莊城寨五公里處。

三月廿二日，池峰城師進駐完畢。次日，由嶧城南下之敵進犯台兒莊，中國軍隊還擊，形成對峙狀態。劉蘭齋率騎兵從台兒莊北門出擊日軍，七子彬旅長率第一八三團跟進，在康莊與日軍騎兵遭遇，出擊部隊邊戰邊退，誘敵深入。第一八三團在簞山與日軍激戰至晚。同日下午，敵機多架在台兒莊一帶低空飛行，進行偵察掃射。一場喋血大戰即將展開。

廿四日晨，日軍三個聯隊約五六千人，在飛機、坦克、重炮配合下，向台兒莊猛撲。臨戰之際，孫連仲親赴前線調令下屬：「面臨強大的敵人，我們只能依靠地形擋住它，再利用夜裡的小突擊拖住它。沒有命令，決不撤退！」戰鬥中，日軍摧毀了台兒莊北城牆，由突破口衝了進來。池峰城親率敢死隊與敵拼殺。李宗仁聞報，明令以十萬銀元

獎賞。但敢死隊員一致表示：「只要抗戰，不要銀元！」當晚，池峰城身先士卒，率隊夜襲敵陣，在第一八六團配合下，殺出一條血路，將由突破口衝入日軍全部消滅。

接連數日形成拉鋸戰，敵軍利用優勢裝備於白晝作戰，我軍摸黑夜襲，消滅敵人。

廿九日凌晨，孫連仲召集軍、師、旅長及炮兵團長會議，重申固守台兒莊之志。並指出：當面之敵似在待援中，我以鉗形攻勢當可聚殲之；第三十一師仍須獨自為戰，以利外線組織戰鬥。

戰鬥延續到四月三日，日軍攻占了台兒莊的東南門，侵入城寨內百米，同時擲催淚瓦斯彈。台兒莊三分之二的地方為日軍占領，我軍死傷十之七八。孫連仲的部隊據守南關一隅，死拼不退。這時，李宗仁來電話，嚴令第二集團軍守至次日拂曉，等待湯恩伯軍團前來增援。孫大義凜然地說：「長官有此決心，我第二集團軍犧牲殆盡不足惜，連仲亦以一死報國家。」旋集合可用之兵，包括炊事兵、擔架兵都一併參加，組成一個敢死隊，於午夜襲擊敵人。這時，池峰城來電話請示可否撤退至運河南岸，孫連仲命令說：「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過了，我就來填進去。有誰敢過河者，殺無赦！」池部乃以必死之決心，逐屋抵抗至四日黃昏，將敵增援部隊擊退。

四月六日，國軍完成了合圍任務後，全線出擊。日軍磯谷、板垣兩師團陣腳大亂，

狼奔豕突，漸向北撤去。孫連仲部與友軍內外夾擊，橫掃殘敵。台兒莊戰役國軍以全勝而結束。此役中，孫部武器雖劣，但官兵勇於作戰，不怕犧牲的精神彌補了這一點。近戰時大刀發揮了很大威力。孫部官兵選用十二枚一捆的束集手榴彈炸毀敵軍坦克。

鄂西會戰痛殲日寇

台兒莊大戰後，孫部傷亡過重，但仍在 大運河東岸掩護大部隊撤離徐州的任務。接著轉至河南信陽、許昌一帶休整。而後進駐南陽。

一九三九年夏，孫部進駐唐河、桐柏等縣。旋對豫南敵人之大本營信陽，展開全面進攻。激戰四日，進占信陽。次年，孫部配合張自忠第三十三集團軍在湖北棗陽、宜城地區對日軍作戰。這一時期，第二集團軍原來的兩個軍縮編為一個軍，第四十二軍番號撤銷；把劉汝明第六十八軍、曹福林第五十五軍編入建制。孫連仲升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接替鹿鍾麟的冀察戰區總司令的防務。孫以華北部隊不是自己的舊屬，難於駕馭；另外對在華北地區要與共軍打交道，懷有疑懼，因而連電中央，謙辭不就，乃改任龐炳勳前往。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對孫素有敬意，建議調孫為其副司令長官，一九四二年冬初到任。次年五月，日軍向鄂西大舉進犯，孫連仲在宜昌、沙市以南地區組織抵抗失利後，又在長江西岸石牌阻擊，取得勝利

。繼沿江反攻，宜昌、宜都間江防全告恢復。此役對穩定重慶形勢，頗有關係。蔣中正因此來電獎勉，並升任孫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長官部仍設湖北恩施。同年十一月，孫連仲組織領導了常德會戰，驅逐進占常德日軍。繼克復湖南南縣、安鄉、津市、澧縣王家廠，湖北枝江、松滋、公安等地。此次戰役，亦很激烈，孫部師長許國璋、彭士量、孫明瑾均告犧牲。

一九四五年七月，孫連仲改任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主持華北軍事，由河南向北進攻，並兼任為河北省主席兼國民黨河北省黨部主任委員。孫在重慶組成了河北省政府後，又到西安籌組第十一戰區長官部。接著，一班人馬到新鄉開始指揮軍事北進。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孫連仲受命為平津地區受降主官。九月九日，孫派前進指揮所進駐北平，安排受降事宜。十月九日，孫本人由新鄉飛抵北平。次日，在故宮太和殿主持了受降典禮。北平群眾二十多萬人聚集在殿前及天安門廣場觀禮。當敵酋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官根本博等向孫連仲俯首呈上降書，並交獻出他們視為最珍貴之物的「武士道」軍刀後，歡聲雷動，震撼古城。

一九四五年十月，第十一戰區轄下的第三十軍、第四十軍和新八軍奉命攻擊晉冀魯豫地區的共軍，克復磁縣、邯鄲等地。十月卅日，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勳叛變附共，第四十軍、第三十軍遭共軍

伏擊，損失慘重，調歸胡宗南指揮整訓。不久，中央把九十三軍、九十四軍及第十六軍調歸孫連仲指揮。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戰區改為保定綏靖公署，孫任主任。

剿共失利撤退來台

一九四七年四月，華北剿共戰局不利。孫連仲建議中央調傅作義任華北剿共總司令，他願辭去本兼各職。十二月，孫連仲調任南京衛戍司令。一九四八年六月再調總統府參軍長。

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中正由總統職位上引退，孫連仲辭職暫居上海。三月，偕夫人羅毓鳳飛往台灣，來台後初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一九五六年退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職，直到病逝。

孫連仲有子女八人，均甚傑出，事業有成。其長女孫少茹曾留學義大利音樂學院，一九六三年獲法國國際聲樂比賽第一名，返台後病逝。一九九五年在美經營電腦賺進大錢，發放員工紅利四億美元的孫大偉就是他的孫子。（汪清澄、王培堯撰）

趙同和（二呆）（一九一七—一九九五）

趙二呆藝術名聲高

趙同和，是位特立獨行的藝術家、企業家及政治人物，三方面都成就非凡，但他本人只承認自己是位藝術工作者。

趙同和在藝壇以趙二呆的名字聞於世，作品情態百出，順和自然，簡單幾筆，極富韻致和哲理，自成一格，不同於一般藝術。作品多屬名為「趙二呆」，因而一般人只知道有趙二呆，不知其本名趙同和。

趙二呆於一九一七年農曆十二月十九日生於江南富豪之家，自小孤僻，整天端把小椅子坐在長廊下不發一語，一臉癡相，又排行第二，因而一直被喚作「二呆子」，及長竟以「二呆」為筆名。

不過，他的祖先卻非泛泛之輩，為宋王朝趙氏之後。宋末，其先祖燕王被元兵威逼逐漸南遷，但仍保有爵位，傳至老祖趙指南，他吩咐家人，找人煙稀少的地方走去，到了車子壞了的時候就是落腳之地，結果到了鎮江縣轄之地停住，古址名叫「車輞口」，即由此而來。

趙家住鎮江車輞口，到了趙二呆的曾祖父開始發達，其曾祖父是位理財專家，經營錢莊、漿染店、棉布店和當舖，生財有道，財源廣進，成了富甲一方的大戶。清末，車輞口趙家還出了一位革命志士趙生（字白先），為推翻滿清流血。而趙二呆的祖父年輕時婚姻不諧，離家出走，自立門戶，只在年節時回家省親後隨即離去，家業靠祖母維持。

與顧祝同通家之好

趙二呆的父親趙啟駿則是位人物，官至陸軍中將，和名將顧祝同是長年的老搭檔，所以顧祝同以其女嫁趙二呆，結成兒女親家。趙啟駿畢業於武漢軍校，保定軍校六期，與顧祝同是同期好友，青年時期追隨過國父孫中山，後來和顧祝同搭檔，顧任總司令，參謀長必是趙啟駿。趙啟駿脾氣倔，才華高，是個硬漢，與顧祝同是道義之交。

趙二呆有兄趙同根，妹趙德汝，他的本名叫同和。在求學、從政、辦企業時都用本名，只有畫作上用「趙二呆」，但名聲大大的高過本名。

幼年時的趙二呆，儘管整日獨坐長廊，默然不語，但在他那雙無邪的小眼睛中，卻是另有奇趣。平日，他對於與生俱來的「呆氣」，頗為自得，因為「偶爾呆氣上昇，呆思悠然而來」那股潛藏心底的藝術才華，就宣洩而出，不可遏止。於是，在筷子還握不穩的年齡，二呆已偏愛畫筆；當別的孩子忙於玩耍、吃糖葫蘆的時候，二呆卻沒日沒夜的磨墨濡筆，將他所見的小貓小狗、小樹小花，盡情塗染描繪。

他六歲啟蒙和其兄趙同根在家鄉一同入私塾讀書。他在之乎者也之外，別有鍾情。就在那一年他得一本「芥子園畫譜」，如獲至寶，從頭到尾學著畫。他回憶說：「那時候腦中只有畫畫，把書本大小的紙拿來塗抹

，畫出來的東西，自己看在眼中很得意，覺得和家中牆上掛的差不多。」

家人並不同意他畫畫。由於畫畫。趙二呆沒有一件衣服不被黑墨染污；由於畫畫，吃飯也不肯歇手，壞了大家庭的規矩；更糟糕的是，由於畫畫，他在學校的成績，除了圖畫、手工、國文、算術近滿分，其他科目一律不及格！只會畫畫塗鴉，在舊日大家庭中被視為沒出息，父親因此大怒，差點取消他唸書的權利。

身不由己，資賦異人的二呆子，只有順服地走上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路子——經世致用、立業成家。

一九二八年，十二歲的趙二呆被父親帶去上海，就讀南洋小學。十三歲，遷到蘇州，讀蘇州城中實驗小學。十四歲時停業，由父親聘家庭教師在家自修英文、國文、數學，精修四書五經，古典詩詞歌賦。

娶顧家長女顧振璜

一九三二年，十六歲的趙二呆情竇初開，由於和顧祝同家同住一個大宅子裡，認識了顧家的長女顧振璜，和兄長相偕一同走路上中學，夏天同在院子裡談天，顧、趙兩人隔著藤床握手傳情，兩人有了初戀。一九三五年十九歲的趙二呆就讀上海的私立中學，翌年，趙二呆的母親去世，他和顧振璜在祖母及岳父支持，父親反對下，於熱孝之中結婚。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烽火遍地，趙二呆中學畢業，本欲投考蘇州藝專，心知父親必然反對，乃暫棄藝術，考入北平大學政治系，次年轉入東北大學，因抗戰關係，隨校遷西安。再考入西安臨時大學，與兄長趙同根同校。翌年，其兄因公路翻車，意外喪生，使他十分悲痛。不過，他因早婚，這時已擁有兩女一兒。

做官辦企業有成就

一九四二年，趙二呆畢業於國立西北大學政治系，成績優異。畢業不久，即到福建省府任秘書，隨即考取候補用縣長，不久即奉派為福建省三元縣縣長，一年後調任將樂縣縣長，再調省府所在的福州附近甲等縣林森縣的縣長，三任縣長，皆有很好的治績。一九四七年大陸陷共前夕，調任福建省田糧處副處長，在任三年，直到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才離職。之後他奉岳母並攜妻子兒女一家九口來台，卜居於台中模範村的東巷。趙二呆少年得志、官場如意，應頗能自滿；他自知「花開得早，也落得快」，更加敬謹小心。縣長任內，建樹極多，是老百姓公認的良官，三年之間，他從三等縣長升任福建最大的林森縣縣長。

投筆從政雖非所願，但仕途卻一帆風順。政府播遷來臺，二呆的經驗和智慧再度閃現光芒。他先後出任臺灣省田糧處副處長、省府專門委員兼檢核室主任、省營農工企業

公司總經理，成為一流企業家。

所謂農工企業公司，是前農林公司與工礦公司出售民營後的殘餘機構，包括：基隆粉料廠、臺中製粉廠、嘉義機械廠、高雄漁務處、岡山繩索漁具廠，以及馬公冰凍廠。這些龐大複雜的企業，本被視作燙手山芋的爛攤子，但在趙二呆經營下，二年之間，償清二千八百萬的透支財務，此後每年更有一千萬以上的盈餘。幾年下來，商場上「趙同和」成為響叮噹的名字。

儘管官場得意，趙二呆仍有過艱困的歲月，一九五〇年左右，為了減輕家計負擔，他曾一度家居兩地，由其妻攜三子女奉岳母住在台中縣太平鄉農場，他攜三子女另居中興新村眷舍，把眷舍取名為「半價居」。

情感豐富是藝術家本質，能過冷酷理智的官場或商場生涯已屬不易，而能像二呆一樣幹得出色則更是難得。

他曾自道：「我這人雖重感情，但做起事來六親不認，講求效率也是有名的。」他表示他的原則是——做人重感情，做事講理智。他說：「我在上班前常跟老伴說笑：我把感情包好了，留在家裡不帶走，妳替我好看著。」

從孤僻寡言的富家子弟、熱愛藝術的「二呆子」，到年輕有為的縣長、經營有道的總經理，除了當初沒能投考藝專、盡情藝事之外，他人生旅途一直算是順遂如意。尤其是娶了顧祝同將軍之女顧振璜為妻，擁有四

女二男，二呆的境遇不知羨煞多少人。不幸發生在一九六三年冬天。趙二呆的兩個大女兒，在親友家做客時，慘遭非命。主人家的男傭因故反目殺人，同時也扼殺了這兩個正值青春的少女。

任何語文都不足以描述二呆痛失愛女的心情。他的小女兒曾在一篇文章中提起這段傷心往事：「……父親很少訴苦，總是整夜不眠，一根接著一根吸煙，在忍受煎熬。他的篆刻有許多是在那時悟出刻下的，一刀刀刻下心聲，一口口吹去痛苦……。」家就一直殘殘缺缺地回復不過來……」

那時，大女兒本已取得獎金即將出國深造，二女兒就讀銘傳商專。她們都留著一頭長髮，紮成馬尾。出事後的幾年裡，二呆在路上——一見有著著馬尾的年輕女孩，就心痛如絞。雕塑家楊英風為他在靠海的淡水別墅中，塑了她倆的像，兩個紮著馬尾的女孩依偎看海。二呆經常不分晴雨，獨自驅車去看望她們。後來因為捨不得她們日晒雨淋，又親自搭了一亭，取名「雙鳳亭」。那段時間，他也畫了好幾幅女兒的畫像，但心中的悲痛，卻始終不能平復。

藝術才是畢生最愛

一九六九年，趙二呆正值事業巔峰，卻突然以五十三歲的年齡自願退休，當時令許多人驚訝不已。但他自認心力、職責已盡，不再留戀。他孤傲耿介，浮沉宦海卅年，自

有許多感觸，加上驟遇家變，他要靜下心來，對生命做一番仔細的觀照。他給自己刻了兩方印：「不會做官能藝事」、「願為畫匠不做官」。他從此隱退，悠遊於一向醉心的藝術天地裡。

退休後，趙二呆遷居台北，把藝術的觸角伸向國際，先後參加日韓、歐洲及美國等地國際畫展，向外國人介紹中國現代藝術，獲得極高的評價。

一九八二年十月，散文作家林清玄訪問趙二呆，他說他是「九無先生三恨堂主」，他的第一恨便是「恨薄情」，二恨虛偽，三恨專橫。這在他的為人處世方面可以找到，至於他自稱的「九無」，卻是謙詞。「九無」是一無所爭、二無所知、三無所有、四無所懼、五無所能、六無所求、七無所成、八無所為、九無所識。這「九無」多非事實，「一無所成」離事實尤遠，他當縣長、辦企業的績效不談，單就他在藝術創作上的成就，就非他人所能及。他多次在國內外舉行個展，展出水墨畫、雕塑、金石、書法作品，數量極為可觀。一九七〇年還出版過一本詩集。一九八五年應駐美代表錢復之邀赴美展出作品二百一十件。其中只有陶藝、金石是平日作品，其他書法卅七件，水墨畫一百廿三件都是展前趕作，在美展出，十分轟動。這能說是「一無所成」嗎？另外在一九八八年，他和澎湖縣政府簽約，在馬公中華路蓋了一座「二呆藝術館」，佔地千餘坪，建築

面積三百多坪，裝潢得美侖美奐，陳列他的作品，目的在推行「田園藝廊」及「文化均富」，是澎湖縣少有的藝術據點。

自稱忙人閑人福人

趙二呆自稱：他是「閑世人之所忙，忙世人之所閑。」他有一首詩：

天上有彩霞、雲霞，

人間有歡樂、悲愁；

都會悄然來臨，

而又悄然離去。

那些，那些啊。

都只是一片浮雲！

在趙二呆眼中，求名求利是浮雲，歡樂、悲愁也是浮雲。「再誠摯的愛，再濃厚的情，再熾烈的歡樂，都會隨歲月的消逝而失落。要勉強去重嚐，那味兒淡得令人難堪。再深沉的悲哀，再切膚的痛苦，再艱險的災難，也會隨著歲月消逝而減退，要想再回味，畢竟事過境遷，欲哭也無淚了。其實細想從前，當時認為過不去的，不都過了；認為無法捨棄的，也都捨棄了。」他說：「在剩下無多的餘年裡，我要用我閑時，遣我閑情，得我閑意。」他與老伴避居郊區，自炊而食，自掃庭院。並且自稱：天下第一閑人。

所謂「閑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閑」，隱居後的二呆，深居簡出，卻經常不吃不睡，日以繼夜地搞他的水墨、金石、

雕塑、版畫……似乎想把復前卅年未能盡興的藝事，連本帶利地補償回來。

其實，卅年宦海浮沉，趙二呆未嘗有一日離開藝術，「抗戰時當縣長，不論怎麼忙，每晚回家總要畫上幾筆，就是用鉛筆畫畫小孩素描也過癮。來臺以後，在農企總經理任內更是無日不畫」，他說：「上班的時候，我絕對認真工作，從未耽誤公事。但有一點空閒，滿腦子就都是線條、造形、色彩在沸騰；回到家裡，迫不及待就用筆、刀、泥、……將腦中幻影付諸實現。夜裡獨自嚐試失敗、毀滅、沉思、重建，以至完成一件自認完美的作品，雙手撫著，兩眼望著，心中賞著，經常不知東方已白。」在任公職的歲月裡，常要參加大小會議，往往一場會議下來，二呆才發現簡報的空白處，已不自覺地畫滿了。退休後，他還將之結集成冊，題名「會意集」。

趙二呆自認藝術是水，他是魚。魚不能一刻無水。他說：「我落落寡和，只有藝術能給我歡樂。我有時覺得空虛，藝術能充實我的人生；我有時憂鬱得難以自拔，藝術能使我情操昇華。我庸俗過、狹隘過，但在藝術的陶冶中，人格得以超脫，心情得以悠逸……」。

趙二呆「游於藝」，既無師承，也不講任何理論，真正無拘無束，可東可西，悠遊自在。他畫畫不講求工具，不在乎形式，故沒有創作的痛苦。他會用手指畫風，閉著眼

睛畫山，在水墨畫中畫西裝、汽車。即使拿起刷子，他也能興致勃勃，一揮而就，造成心中丘壑。他的陶藝，亦是隨興而發，因緣而適。

趙二呆的篆刻，有「志在千方」的宏願。在他現有的七百多枚印石中，有「獨醒人必有獨行」、「天下無知己，唯有自己知」、「偶到人間一遊」等哲理深思，有「呆有呆福」、「發呆」、「不行」等近乎兒戲之作，也有「氣大」、「去他媽的」之類令人忍俊不止的印石。趙二呆之「游」，真正樂在其中。在藝術天地裡，他像赤子頑童，既不知歲月，也忘卻前塵往事，只記得當下悠遊自在。

如有人問趙二呆，畫裡想表現什麼，他不是搖頭不語，就是只有兩個字——「天地」。他說他畫畫或雕塑，從來不是成竹在胸，而是「順其自然」，下筆的時候也不知道要畫什麼，靈感一現，忽有神來之筆，成品每出意料之外。他說：「其實我從事各項藝事，完全是隨自己的個性，自自然然走自己的路，既不想得到什麼，也不刻意要怎樣做，或是要表達什麼。有人說我的作品有禪意，很玄。其實我既不懂禪，也不解玄。我的作品就是我的作品，我就是我。」

正因這種創作原則，趙二呆最忌摹倣，也最恨泥古。他欣賞石濤的話：「我法古人，古人法誰？而二呆不法古人，並不是因為他看不起古人，「老祖宗沒有錯，他們留給我

們這麼多東西——文化、智慧、經驗，但是如果我們食古不化，就是沒出息！說句大話。」他說：「我們比老莊多活幾千年，吸收了更多經驗，享用更多文明，積聚更多智慧，我們應該比他們聰明才對！如果我們不能創新，豈不是讓文化停留在古代？」常有藝評家認為，二呆的畫中，「有中國人傳統的餘韻，也有現代精神的內蘊」，就是這種體認的具體實踐。

趙二呆是個什麼樣的人，「藝術家」三字是人人公認的，然而這卻太偏狹了。他出版過一本「自選集」的書，用「十一個二呆」做書名，呈現了他藝術領域中多方面的創作，包括陶藝、篆刻、雕塑、書法、國畫、素描、西畫、版畫、攝影、詩與文。再仔細想想，還可以有第十二個二呆，那就是他在青年時代便擔任福建省的三個縣的縣長的身分，口碑甚好，因為他能執簡馭繁的解決民生問題。還可以找到第十三個二呆，就是那個把許多家省營企業經營得轉虧為盈的趙總經理，這該是個企業家的二呆。趙二呆平生很得女人緣，卻又對老伴兒一往情深至死不渝，這是第十四個可以尊為情聖的二呆。我們看他隱居澎湖鎮日裡只管拈筆作畫還是捏土為陶，似乎是個澈澈底底不問世事的藝術家，跟他談談時局，竟發現他也能以寥寥數語直指核心，如此言談微中的工夫，誰能否認這是第十五個二呆呢？他很少向人透露對天下事的看法。但言必直指核心，畢竟他

曾是政治中人。

在台北溫州街的庭院、在澎湖二呆藝館的庭院，個個角落可見的一花一樹一石或是水池流泉假山曲徑，無不是他親手設計與整理的，那麼，又有了第十六個可以稱作造景園藝家的二呆了。趙二呆畢竟有幾個，還可以繼續發展下去的，藝術家的趙二呆，也許只能看作是他對於自己的認定，因為那十一項創作無一不屬於藝術的範疇，他的才情也有藝術以外的出色表現，如果一定要以「藝術家」作為對他的界定的話，則不能只局限於他作品的表現，更要深入到他一生呈現的哲學性特質。他不是一位可以以哲學性邏輯性並容的皇皇鉅作來表現其「哲學家」身分的人，可是，任何一位觀賞了的藝術創作的人，感受最為深刻而強烈的，卻是他那種可以讓人相信自己也可以在某些機緣與決斷的情況下「立地成佛」的人。我們從他的作品中得到的覺悟，遠遠超過作品形式浮面的美感。

戲稱偶到人間一遊

在台北近郊青潭山邊他名為「藝奴居」的家裡，懸著一幅字，他自書的「偶到人間一遊」條幅。趙二呆對這趟「偶遊」，自稱是「苦命福人」。他說：「心煩神勞真是苦命，衣豐食足，也算福人」，實則，他的「苦命」乃是來自他期求完美的傲骨。他有一方印石，刻著「氣大」二字，並自署「正義

不伸，氣沖牛斗；我之氣大於此，終身自苦。」

趙二呆的「氣大」直到老境未嘗稍減。有時難得開車出門，車行未遠，看到有車強闖紅燈，他竟會氣得當下駕車而返，閉門畫畫。二呆之氣大若此！他說：「我知道自己的脾氣，看不順眼、聽不順耳，心中立即火冒三丈。所以我只閉戶獨處。識得自己的個性，也認了這個命，孤寂一生，心甘如飴。」趙二呆的自閉，並非不再關切人世；而是超乎常人的敏感，使得他不得不退而內求。

儘管氣大，晚年的趙二呆心中仍充滿感恩之情。他說：「上蒼不可知，我感激父母給我生命，給我良好的教育，並賜我熱愛藝術的天性。」他也感激人類社會留下享用不盡的文明、經驗和智慧。他寫過一個條幅：「心有餘力，時有餘閑，錢有餘財，斯謂三餘。三餘備，福人也。」所以他自稱是「福人」。

至於他自稱「藝奴」，是描述晚年的趙二呆，有一位老伴，數枝畫筆，一把刻刀，一雙捏泥的手，一付無為的心境，由他隨性生活。他形容自己是讀無字書，遊無物境，做無為人。在藝術的大海裡，他為所欲為，也無所為而為。和他的畫一樣，雖然遺世獨立，品味之餘，卻又自成天地。

從兩歲到七十九歲，趙二呆一直用藝術創作來探索生命，他以整整的人生來印証藝術本質中最深的一點靈光，他有一只印方，

自行鐫刻，「三恨堂」三個字，刀痕深埋，筆筆有力。這三恨是很薄情、恨虛偽、恨專橫。多情、真情、放達是這位無宗教信仰的藝術家的信仰。他一生很有女人緣，但對老伴顧振瑛的愛堅貞不渝，顧振瑛是他初戀的情人，也是最後的情人。顧振瑛於一九八五年四月六日辭世，他親自含淚殯葬於美國加州。愛妻逝世後，他寄情於藝事，舉行了多次個展。於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在兒子子鏞的陪伴下於睡眠中逝世，享年八十四歲。（參考趙二呆紀念集、尹雪曼文。）（康僑撰）

歐本海默 (一九〇四—一九六七)

美國原子彈之父

歐本海默 (Robert J. Oppenheimer)，美

國原子彈之父，國際馳名的物理學大師。

歐本海默於一九〇四年生於美國第一大城市紐約，其父老歐本海默，經商有成，薄有資產，悉心栽培兒子。而歐本海默也不負老父期望，自幼讀書成績名列前茅，尤其是數理方面，早在高中時代即有出人頭地的表現。高中畢業後，進入位於波士頓著名的學府哈佛大學，受教於數位著名的物理大師，包括艾因斯坦在內，艾因斯坦在熱核物理學方面對他的影響尤深，他可說是艾氏最得意的高足。在哈佛三年，他以傲人的成績畢業。

一九二五年，他在艾因斯坦的引荐下，

赴歐洲遊學，師事多位歐洲頂尖的物理學家。一九二九年他回到美國。任教於加州大學物理系及加州理工學院。後來又轉入普林斯頓大學主持高級物理研究所。

二次大戰期間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歐本海默主持設在聖塔菲附近的洛斯阿莫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就是原子物理研究所。在這個研究所裡，歐本海默製成全世界第一枚原子彈，經過實驗後發現它威力強大。成爲美國政府對付的強敵日本最有利的武器。接著美國製成數枚威力大小不同的原子彈。這時，在太平洋戰場上，日軍已是強弩之末，但如果使用傳統武器強攻日本本土，雙方傷亡都會很大。於是美國總統杜魯門決定投擲原子彈，以期早日結束戰爭，減少犧牲。然而原子彈的威力驚人，爆炸過後，數十年寸草不生。歐本海默悲天憫人，具有人道主義的思想，反對使用原子彈。但他的反對沒有發生效力，兩枚原子彈還是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分別投擲到日本的廣島和長崎促成了日本的無條件投降。

二次大戰結束後，歐本海默曾任美國政府高級顧問，美國國防部原子物理研究所所長，任內他草擬了美國核子物理的研究計劃，戰後美國核子彈日新月異，威力越來越大，成爲一流的核子強國，歐本海默是幕後的第一功臣。但是後來美國鑒於核子嚴重的毀滅性，欲建立國際性的核子管制措施，一向反核的歐本海默又草擬了國際核子管制計劃

。聯合國的國際原子能總署，就是歐本海默計劃中的構想。

由於歐本海默反對發展核子武器，他對國家的忠誠受到美國政府及國會的高度質疑，美國聯邦調查局及右派的國會領袖如麥卡錫參議員等都曾指稱歐本海默有共產黨嫌疑，後來經安全機構調查，由於他曾領導製造原子彈，主持國家核子研究，洗清了他對國家不忠的疑慮。在調查過程中，他一直否認會竊取國家核子機密。指控他不忠的案子，後來不了了之。一九六三年，他以研究核子物理的傑出成就，獲得美國學術界的最高榮譽——費米獎。

自一九四七年開始，歐本海默一直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一九六六年退休，退休時年才六十二歲的歐本海默健康已亮紅燈，拖至翌年九月，卒告病逝，但他對核子物理的影響，迄今未衰。(王澤遠撰)

黃杰 (一九〇一—一九九五)

陸軍一級上將

陸軍總司令

國防部長

台灣省省主席

總統府參軍長

軍人世家立志從軍

黃杰字達雲，陸軍一級上將，曾任軍團

司令、陸軍總司令、國防部長、省主席、總統府參軍長等重要職。幼時飽讀詩書，於練兵作戰之餘，喜歡吟詩填詞，舞文弄墨，有一「儒將」的美譽。

黃杰出身書香世家，祖輩多人曾爲武將，安邦定國，保家衛鄉，他受祖輩影響，少年時期即嚮往班定遠之志，及長從軍乃勢所必然。黃杰於一九〇一年生於湖南長沙縣東鄉梨鎮，祖父黃國尊曾加入湘軍，隨曾國藩、左宗棠平定太平天國及回疆之亂，立有軍功，由清廷授以五品奉真大夫，游宦西北，榮耀門庭。黃杰出生時，恰是黃國尊五十五歲壽辰，自感年屆知命，不宜久客他鄉，乃解甲歸隱，回到家鄉，並戒掉多年養成的鴉片煙癮，自稱已爲人祖，必須垂範子孫，乃摒除一切惡習，潔身自好。

祖父黃國尊視黃杰如明珠，祖孫相依，情深意重。黃杰四歲時，由祖父啓蒙，讀四書五經，詩詞歌賦，祖父雖愛之彌深，但不溺愛，督教甚嚴，使其受益匪淺。

黃杰的父親黃德溥，幼承庭訓，志在四方，一九〇四年與同鄉戴訓典結伴赴新疆，歷任諾羌縣清丈局長、輪台、皮山、于闐等縣科長，在新疆時秘密參加革命黨，成立反清志士，民國肇建後，仍留在新疆任職，新疆督辦楊增新欲捕而殺之，賴其他革命同志秘告，又得民眾之助，逃至西北利亞，轉道海參崴，經東北回到家鄉。一九二三年投身國民革命軍，任黃埔軍校區黨部書記，後調

政治部幹事。一九二六年，因老父年邁，辭職回籍奉親，於一九四四年的抗戰時期，病逝於四川成都。

青年時期的黃杰，一度在家鄉執教，但在父親的影響下，不久辭職，隨父親至湘軍譚延闓幕中充任幕僚，一九二三年陳炯明在廣東叛變，譚延闓率軍南下增援，黃氏父子也到了廣州，陳炯明變亂平定後，黃埔軍校招生，其父決送兒子入軍校。

考進黃埔軍校一期

一九二四年夏天，廿三歲的黃杰考進黃埔軍校第一期，接受軍事洗禮。次年一月，黃杰自軍校畢業，分派到教導第一團偵察隊第一排任中尉排長，當時偵察隊士兵全是新募而來，黃杰對他們加緊訓練，用煤油筒裝石灰作射擊練習靶，讓士兵射擊時能看到彈著點，收到極佳的訓練效果。二月十三日，東征淡水之役，黃杰所率的一排擔任右翼山頭的警戒，當敵軍潰退時，他率士兵奮勇衝下山去，阻斷敵軍退路，俘虜了數百敵軍，威名大震。接著他又參加棉湖戰役及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的戰鬥，均表現得十分英勇。

一九二六年，黃杰升任偵察隊長，駐防潮州，其父於回鄉前來訪，囑其以「大孝報國義」，「服膺校長蔣公命令，忠勤執事」。

是年秋天，黃杰升任教導第一團第三營

營長，在何應欽指揮的東路軍戰鬥序列下參加北伐，轉戰贛、浙、閩三省。在蘆下填、松口戰役中負傷，但他沒有進醫院養傷，隨軍進至南京。一九二七年，升任第十四師四十團上校團長。隨後在對孫傳芳部的龍潭戰役中，率部守備鎮江，並以一部分兵力攻克了下蜀。

濟南擊潰張宗昌部

一九二八年，黃杰團參加「第二次北伐」。四月十七日，山東軍閥張宗昌親自來滕縣東山高地督戰，並攜帶棺木一具，以示決心死守。黃杰命鄧春華營及特務排向東山高地猛攻。張見高地受到黃部威脅，乃棄棺逃跑。五月一日，黃杰率第四十團進駐濟南城。守備濟南城的第二師第五團團長李延年說，濟南受到日本軍隊激烈的攻擊，總司令蔣中正的安全受到威脅，便表示要豁出一切保護總司令。是夜十二時，他奉命率領部隊護衛，蔣介石徒步離開濟南城，一直送到城外的八中澗，使蔣脫險，安全抵達徐州。

隨後黃杰率部撤離濟南。途經蚌埠時，與侯夢遼女士結婚。侯出身貧寒，沒受過正規教育，但賢淑。婚後，夫妻和睦。

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爆發，黃杰參戰，這時，他升任第一師第二旅少將旅長，七月十一日，晉軍孫楚的三個團突向蔣莊、賈窟猛烈進攻，中央軍防線有被突破之虞，黃

杰奉命率部馳援，擊潰孫部，佔領車站南北的陣地，扭轉戰局。中原大戰結束後，獲頒寶鼎勳章。

圍剿共軍不理髮鬍

一九三二年三月，黃杰奉命率部圍剿盤據於鄂豫皖蘇邊區的共軍部隊，戰果輝煌，商城戰役後升任第二師中將師長，隨中路軍進駐河南大新店、宣化店、花山一帶，圍剿共軍，八月中旬，他的部隊攻抵湖南黃安、七里坪地區，已進入中共鄂豫皖蘇邊區的中心地帶，與共軍血戰一晝夜，重創共軍，擊斃紅二十五軍軍長蔡申熙和紅十師政委甘濟時。而此時剿共的衛立煌部又從東面攻進黃安，南北夾擊，共軍被迫西撤。十月，黃杰率部自黃安、麻城截擊共軍，大破共軍於白馬嘶河。這次戰鬥歷時三月，黃杰沒有理髮，鬍子長得很長。戰後，晉見蔣委員長受到關愛的責備，蔣說：「身為指揮官留有長鬍子的特徵，在作戰時，將是敵人識別狙擊的目標。」於是他把鬍子剃得精光。

一九三三年初春，日寇開始侵略華北，進攻山海關、熱河等地，二月，黃杰的第二師開抵河北通州，準備對日作戰，黃部屬徐庭瑤軍長的第十七軍戰鬥序列，扼守黃土梁、南天門、八道樓子一帶。四月廿一日，日軍開始向南天門我軍陣地猛攻，每天派飛機十多架輪番轟炸，左翼八道樓子陣地落彈三千餘發，工事悉被炸燬，第二師犧牲三千多

人，但黃部仍屹立不搖。是日夜，日軍由古北口派一個大隊的兵力，由一名漢奸帶路偷襲八道樓子。這裡有八座碉堡，是南天門陣地左翼的支撐點，原有一個營的兵力防守。而黃杰認為，日本兵穿皮靴，無論如何是爬不上這幾座碉堡的，只用一個連防守。因此，一些官兵就放鬆了警戒。當日寇爬進碉堡時，許多士兵還渾然不覺。一夜之間，這八座碉堡全被日軍占領。此事為軍長徐庭瑤得知，嚴責黃杰說：「你們怎樣失守，你們就怎樣收復。」黃杰即嚴令部隊反攻，因日軍居高臨下，均未成功。於是，將陣地變換到田莊小桃園之線。以後，他再不敢掉以輕心，親臨前線督戰，連續擊退了日軍陸空聯合向南天門陣地中央據點四二一高地的四次強攻，致敵死傷達五千餘人，廿五日，撤出陣地。隨即，開至搖亭、南香峪、磨石山、大小新開嶺、香水嶺一線與日軍相持。戰役結束後，獲國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勳章。

「塘沽停戰協定」簽定後，黃杰率部駐紮北平，奉命集中平、津地區的大、中學生，進行軍事訓練，「授以殺敵禦侮之技能」，準備應付抗日戰事。駐北平的日軍發現後，以動武相要挾，威脅國民政府將黃杰的第二師調離北平，停止學生軍事訓練。臨行之日，學生的激憤悲壯情緒感染了黃杰，和學生相對痛哭。他以手握重兵而不能在中國土地上訓練民眾為恥，但「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限於國策，他只得率師忍痛南移。」

在北平地區抗日時，具有政治頭腦的黃杰命他的秘書張佛千辦了一份旬刊軍報，報名「老實話」，宣傳日寇野心，喚醒國人憂患警覺，由於說話實在，在華北大受歡迎，成了平津地區的暢銷報。報上經常刊有他的詩作，其中有「潭州豪士人中雄」之句，顯示他不凡的氣概。

黃杰的第二師南撤至徐州、海州一帶駐防，奉命兼任徐（州）、海（州）、潼（關）地區警備司令，負責保衛隴海、津浦兩條鐵路交通線的任務。一九三六年宋子文執掌的財政部成立稅警團，由黃杰兼任總團長，下轄四個稅警團，四位團長有兩位後日的名將，就是第四團團長孫立人，當時甫由美國文武大學留學歸來。第六團團長何紹周，他是軍政部長何應欽的侄子，黃杰對兩人非常重視。而黃杰在每一個兼職上，都全力以赴，做得有聲有色，不久，又獲授三等寶鼎勳章。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發生時，黃杰正在廬山參加暑訓，任訓練團的隊長。抗戰開始後，稅警總團改編為第八軍，黃杰於八月十六日奉令出任第八軍軍長，九月率部抵達上海南翔車站，參加淞滬戰役。

九月卅日，他將部隊推進至小南翔地區，加入第九集團軍作戰序列，擔任蘆漢濱南岸的守備任務。十月十二日，日軍在空軍和炮兵的配合下，向第八軍發起猛攻，第五團的陣地被突破，官兵損失過半，團長丘之沁

陣亡，劉家宅失陷。為了使部隊免遭日軍炮火殺傷，抑制敵人的長處，黃杰便親自帶領孫立人的第四團反攻，採取「短兵相接」的戰法，與日軍進行逐屋逐室的爭奪戰。在友軍的支援下，終於恢復了陣地。但部隊已損失殆盡。十一月三日，奉命將陣地交給友軍接防，率殘部轉移到蘇州河南岸，經補充後擔負蘇州河一帶的防守任務。

不久，日軍登陸杭州灣，黃杰的第八軍奉令掩護其他部隊作戰略轉移。完成任務後，撤往豫東。

蘭封戰役遭到撤職

一九三八年五月廿一日，蘭封戰役展開。廿七日，黃杰率第八軍由河南靈寶乘火車急至豫東的歸德，隸屬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第二兵團（司令官薛岳）的指揮序列，擔任永城、夏邑、碭山一帶的守備，以堵擊商邱方面的日軍西犯。他將軍部駐夏邑，以一〇二師守碭山，以第四十師的一個團守永城，第四十師的其餘兩個團隨軍部駐在夏邑。部署剛剛就緒，日軍即從蘭封附近渡黃河南進，開封吃緊，危及鄭州。薛岳的第二兵團主力增援蘭封，守備歸德的整個任務便落在第八軍身上；並轉為駐亳州的湯恩伯指揮。

六月二日，黃杰指揮一〇二師用防坦克炮擊毀了日軍坦克七輛，打退了日軍快速部隊的進攻。可是，夏邑守軍的一個團在日軍

兩倍兵力的攻擊下，傷亡很大，於四日放棄陣地，退至歸德。是晚，礪山城又被日軍四面包圍，師長柏輝章屢電黃杰，報告部隊傷亡甚大，日軍仍在不斷增加，請派部隊增援。但黃杰苦於派不出增援部隊，也未電示該師如何行動，又不敢下令後撤。該師在敵軍猛攻之下，於五日夜間自行突圍，退至歸德。

六日，日軍開始向歸德正面攻擊，黃部損傷慘重，而且歸德與亳州和鄭州的有線電訊被切斷。十日下午，黃杰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幾次用無線電與在鄭州的蔣中正聯繫，都未叫通。下午五時，與亳州的湯恩伯取得了聯繫，報告了戰況和擬將歸德以南戰線縮短，逐漸向柳林河附近靠攏，以便達到與孫桐萱軍取得聯繫，得到湯恩伯的同意。

十一日拂曉，歸德全線被日軍突破四處，黃部陷於東、北、南三面包圍之中。黃杰與湯恩伯的無線電聯絡亦中斷，只好命令歸其指揮的「雜牌軍」第一八七師師長彭林生，「堅守歸德城三天，三天後如果不能支持時，可以向開封方向撤退」。次日，率軍部及第四十師撤至柳河車站附近，命第二十四師撤至開封附近集結待命。十二日上午，接到蔣中正由漢口發來的電令，率部撤至平漢鐵路以西的襄城整訓。黃杰則率部分軍部人員到達西安。

不料突接軍委會的命令，把黃杰撤職查辦，責其不戰而退。電令並令西安綏靖主任

蔣鼎文把他押赴漢口，不過蔣鼎文以禮相待，沒有捕押他，要他自己到漢口報到。黃杰到漢口後，即向軍法總監部報到，請求入獄。軍法總監何成濬對他說：「我只奉令查辦，先要查明，有罪判刑才能入獄，一七八師擅自撤退，你既未下令，自無責任，可將戰鬥詳報送來。」於是黃杰和參謀長周學海把歸德作戰經過，用圖表和文字編成戰鬥詳報，分送蔣中正委員長、軍令部和軍法總監部。周學海也到兩部去詳述戰鬥實況，證明歸德失陷，勢所必然。

軍令部和軍法執行總監部看過詳報後，覺得黃杰不到「查辦」的程度。接著湯恩伯向蔣委員長表示：「黃杰的作戰部署是由我批准的，歸德失守的責任由我擔負。」兩天後，一七八師師長彭林生也刻意到武漢面見蔣中正，說明是自己下令撤退，與黃杰無涉，蔣見三方面都自請負責，只把黃杰的軍長撤掉，而沒有查辦。黃杰待罪期間，他的秘書製聯名家張佛千一直陪在左右，成了陪他坐牢的朋友。

是年七月十二日，黃杰由湯恩伯接出監獄，接著，蔣中正召見，授以二十七軍軍長一職，他辭而不允，願任成都中央軍校的教員處處長。

一九三八年九月，黃杰到成都中央軍校任職，主持了第十四、十五、十六期學生的訓練和畢業。在這個時期，有一次區隊長處罰學生，他收到告狀信後，便集全全校教職

生員，當眾訓斥區隊長：「學生乃國民弟子，你這樣對待他們，可有良心否？」並將區隊長撤職處分。事後，與那幾個告狀的學生談話，說：「以後你們有事可直接找我，不必像這次寫告狀信，還將簽名排成一個圓圈，我是不會抓你們中的頭頭的，大可不必玩這種『聰明』手法。」

一九四〇年五月，黃杰調任桂林中央軍校第六分校主任，負責辦了十七、十八、十九期。當時，日軍空襲頻繁。他便組織人馬將軍校附近李家洞的一個大山洞擴大、修整，使之可容納六千人。因此，儘管空襲頻繁，軍校仍可在洞中「絃歌不輟，照常訓練」。黃杰親自在洞前題寫了「復興洞」的扁額。

海上蘇武率軍入越

一九四三年一月，黃杰調任第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六軍軍長，總司令是宋希濂駐戍滇西，加入遠征軍作戰序列。他以一部分兵力在騰沖北部地區游擊，其餘在永平、下關一帶擔任守備。次年五月，中國軍隊對滇西的日軍實施反攻，第六軍歸入防守集團軍作戰序列，他以主力擔任防守怒江東岸之責，以第三十九師的一個加強團由打板著、雙虹橋渡江，向紅色樹攻擊。十一日，黃杰指揮該團在惠通橋上游附近渡河成功。十二日，攻占了紅色樹東北各高地。隨後，遠征軍長官司令部即以主力渡河擴張戰果，將

部隊分爲兩個集團軍，以騰沖、龍陵爲目標攻擊前進，期與駐印軍會師緬北。黃杰的第六軍歸於左集團軍的作戰序列。廿五日，攻占紅色樹據點，進襲騰沖，協助右集團軍的第二十集團軍作戰。

九月，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奉調入重慶陸軍大學將官班受訓，黃杰代理總司令，指揮第二、第六、第五十三、第七十一軍和炮兵第十團、重迫擊炮第七團混合營、通訊兵第九連等特種部隊，及滇康緬特別游擊隊第一、二、三縱隊，負責攻克龍陵、芒市、遮放、畹町四大據點，打通中印公路，重開國際交通線。十一月三日晨，攻克龍陵，殲滅日軍一萬零六百二十人。廿二日，進逼芒市。在二十集團軍的配合下，他以第七十一軍、第六軍擔任正面攻擊，命第二軍由左翼沿黨練、平戛實施迂迴。佔領芒市外圍要點後，即指揮主力部隊向芒市發起攻擊，以一部在芒市至遮放公路各要點之間穿插，致敵人於三面包圍之中。及至見日軍被迫撤退，又令所部追擊至遮放。遮放城外的三台山上有一個南坐寺，係遮放的大門，也是守備芒市的必須占領的陣地。占領了南坐寺，就可以直攻遮放。因此，他命八十七師猛烈攻擊，幾經肉搏激戰，於廿八日晨占領該寺。十二月一日即攻克遮放，殲滅日軍一千零三十四人。

山，形勢險要，係天然屏障。日軍在山上修築了堅固的工事，憑險固守，幾次強攻均未奏效。黃杰便命戰鬥力強的七十一軍加入戰鬥。次年一月八日晚，他與第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來到前線指揮所，研究敵情、地形及連日戰況，決定在十日派第七十一軍八十八師占領攻擊陣地，對回龍山實行中央突破，即在占領回龍山後，便鉅隊突進，擊破畹町之敵。這時，遠征軍總部美軍聯絡員司德上校、費爾特中校、白古拉少校偕同美國記者白修德，來到前線指揮所訪問黃杰，說：「畹町戰況，美方魏德邁將軍（時任聯盟國中國戰區參謀長）對他頗有頌言，並說如果戰事仍無進展，爾後的空軍協助將發生困難。」黃杰聽後，十分惱怒，說：「我倒要告訴魏德邁將軍，你們曾經判斷本集團軍當面的日軍只有五百人的兵力。現在據俘虜供稱，並從得到敵人文件証實，本集團軍當面之敵，實爲日軍第五十六師團全部，轄一四八、一四六、一一三共三個聯隊。敵人兵力強大，憑險固守，故我各部隊攻擊進展遲緩。」同時表示：「我國軍作戰目的，係爲世界和平，爲人類正義而戰；爲國家獨立自由而作戰。敵人未完全消滅，我國軍無論在任何狀況下，亦必作戰到底，至敵人完全消滅而後已！」十日，他以陳明仁的七十一軍擔任主攻任務，並親自指揮部隊展開強攻，當天便將回龍山攻下，致使日軍陷於一片混亂之中。黃杰見敵軍已經動搖，即令部隊向畹町

鉅隊突進。一月廿日，完全占領畹町，殲敵三千九百二十人。

畹町攻克後，中印公路隨即打通。黃杰獲得蔣中正的表揚：「第十一集團軍黃總司令勛鑒：三月廿五日報告悉，滇緬國境會戰，山河重光，功在黨國，希轉知所屬官兵，保持過去光榮，努力整訓。」爲嘉獎其功，國民政府授予三等雲麾勳章，美國政府也授予自由勳章。

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黃杰戎馬之餘著有「陸軍第二師師長長城戰役日記」、「陸軍第八軍淞滬戰役紀實」、「滇西作戰日記」三鉅冊。

抗戰勝利後，黃杰於次年七月調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辦理部隊復員及編餘軍官訓練轉業的工作。同時與國防部合作，調訓團長以上軍官，研究對共軍的作戰方法。設立了一個「戡亂建國訓練班」，培養剿共軍政幹部。

一九四八年七月，黃杰先後兼任長沙綏靖公署中將副主任、第三訓練處處長、國防部中將次長、陸軍第五編練司令，負責編訓第十四、第二十三和一一〇二師三個師的新軍。

臨危受命任湖南主席

湖南省主席程潛、陳明仁投共後，長沙已成危城，黃杰於危局中乘機離開長沙。不久，又受命返回，出任湖南省主席、長沙綏

靖司令、第一兵團司令，隨即策動投共部隊四個整師和一個團重新歸隊，劃入第一軍團戰鬥序列，集結於邵陽一帶，阻止共軍南下。

九月下旬，共軍由鄂西入湘，由敘浦經龍潭撲向黃杰邵陽的第一兵團。黃杰和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用「閃電」戰法，閃擊湘西共軍，獲得小規模的勝利。但是共軍在中原打垮國軍大部隊後，乘勝大舉南下，人數不下五十萬人，黃杰及白崇禧部受到強大的壓力，加之部隊士氣低落，部分將領離心離德，戰事一蹶不振，部隊且戰且走，又湘南而雲南而廣西，沿途撤退，部隊屢被吃掉，最後撤退至海南島，已無能為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黃部殘軍撤至越南，被法軍繳械。

一九五三年夏天，撤至台灣的國民政府和法國達成協議，由台灣派船接回黃部剩餘的三萬餘人，分七批運到了台灣。回台後，黃杰被委為台北衛戍司令，負責台北地區的警備治安事務。十月，晉升為二級陸軍上將。

一九五四年七月，升任陸軍總司令兼台灣防衛司令。一九五七年七月，調任為「總統府」參軍長。一九五八年轉任為台灣警備司令。一九六二年，退役轉任「台灣政府主席」，歷時達六年多。卸任後，著有《省政縱言》一書。一九六八年七月，升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同時，還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是年，他將

其獨生女嫁給空軍司令鄔鉞。一九七二年六月轉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仍擔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一九八一年四月，轉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成員。留在越南期間，黃杰有「海上蘇武」之稱。

一九九〇年後，黃杰健康日衰，後來臥病在台北榮民總醫院，纏綿病榻多年，於一九九五年一月辭世。

黃杰逝世後，他的老友詩聯名家張佛千輓之曰：

「賞心多少事，歡娛之詞易工。遇公、友公、從公、振藻揚葩，揮灑靈源如不盡。

回首六十年，哀痛之情難表。知我、薦我、護我，感恩懷德，衰殘老淚已無多。」

數十字簡述兩人訂交的一生，讀之令人動容。

工詩善書一代儒將

黃杰生前喜愛詩詞對聯，有一次，黃杰夫婦過壽，張佛千填詞「人月圓」一揆相贈：

風雲萬里皆年少，處處喜相逢；當時親

見，美人如玉，名將如龍。今朝上壽，羊裘安雅，象服雍容；九如宜頌，桃觴酒綠，蓬島梅紅。

此詞初成時，詩人周棄子見之大讚，謂

「雖小令，一篇大文章所寫要點不過如此，生日的時與地也都有了，起句氣極壯，包含了多少事。」及至張佛千把詞呈給黃杰，並

述周棄子之言，黃杰夫人侯夢遼一笑說：「我要改一個字！」黃杰和張佛千都大吃一驚，她徐曰：「玉字應改為卿字。」黃杰笑說：「美人如玉是指你，祝我們雙壽呀。」侯

夢遼說：「當時你有多少女朋友，美人如卿不是更寫實嗎？」她是根據「渡江名士多如卿」的典故，可謂雅諺，侯氏來歸黃杰，只是小學畢業，後隨夫到北平入女中讀書只一年即南下，以後請名師教讀時間亦短。但她

用功自修，無事便一卷在手，常看書到深夜。張佛千又一首小詞「玉蝴蝶」寫的也是黃杰：

「早梅放，愛日妍；一陽春信傳，海屋正籌添，無疆祝萬年。

華堂宴，新聲獻；民頌使君賢，朝尊太尉專，功名文武全。」

這是他調升國防部長以後，「太尉」指此。「新聲」指這首詞，此詞的節奏極美。除第一句外，句句押韻。張佛千以此詞請夢遼夫人指正。她笑說：「豈敢豈敢！」黃杰謂張佛千善製聯，應製一最好的給他。張氏靈感忽來，而成此聯：

史家大書，域外孤軍，勇張漢幟。

詩仙好語，天下談士，願識荊州。

此聯既成，詩人兼駢文大家成惕軒，見而作小跋：「達雲先生鈴閣敦詩，柳營經武，據鞍矍鑠，同馬新息之雄姿；緩帶雍容，具羊荊州之豐采。譽蜚寰宇，功在國家，其所以妃齊常、銘鐘鼎者，蓋未易一二數也。

所以妃齊常、銘鐘鼎者，蓋未易一二數也。

佛千教授頃貽先生聯，獨於虎帳勳名之外，寫孤軍誓雪之貞；且本龍門聲價之言，寄多士望風之慕；可謂別抽妙緒，弗落恆谿者矣。澄波不滓，宛瞻叔度之清操；好句如珠，宜入藝林之叢話。」

於是張佛千製聯，成惕軒作跋，書家謝宗安以隸寫聯，書家王愷和以楷寫跋，四人合作贈之，黃杰大喜。

張佛千常和名書法家合作製聯，有一二次張佛千往訪書法家彭鴻，請其寫聯，當時彭鴻正在替黃杰製祝壽聯，苦無好聯句，張佛千隨口說上聯「達德智仁勇」，又稍加思索，有了下聯「雲衢龍鳳麟」。張佛千將此聯告訴黃杰，黃杰卻要他另作一幅，要嵌「二達二雲」，於是張氏又製二聯：

「達」德備三，文通武「達」。
「雲」彩呈五，景星慶「雲」。

黃杰晚年，忽得奇疾，下肢完全失去知覺，既非中風，病前又毫無異狀。他體氣素健，每天打太極拳，五十年不輟。不知何故致病。三總的名醫生，精心會診，也找不出病因。不過，美國曾有一例，竟告忽然而愈。因而黃杰的友人也希望他天相吉人，也能一旦霍然而起！可惜，黃杰竟未能起床，最後因此疾而逝。

黃杰病中，張佛千贈之以詩：

將軍文彩自風流，病臥高樓又幾秋，猶有白髮老賓客，酒邊慷慨說潭州。」黃杰本人亦曾飽讀詩書，文筆煥茂，尤

喜文墨，字法魯公，詩如穎士，在戎馬生活的閑暇中，填詞做賦，時有佳作。在任師長期間，專門請了一個中國古典文學老師給自己輔導了三年。到台灣後，出版了《澹園隨興》的詩詞集。在擔任「總統府」戰略顧問期間，主編了《中國子學名著集成》。他興趣愛好較廣泛，就連木匠手藝也相當精湛。

黃杰身在台灣，思鄉之情甚殷，著有《海外羈情》一書，字裡行間，流露出對大好河山的懷念。在八十五歲時，賦詩填詞各兩首，抒發情懷，詩曰：

夏遊日月潭即興
鬧中春意靜中參，

一角紅樓倚碧潭；
花影裝聲人小立，

恍如身在舊江南。
波光潭影映朝霞，

奇局天成攬物華；
幾度蓬萊西北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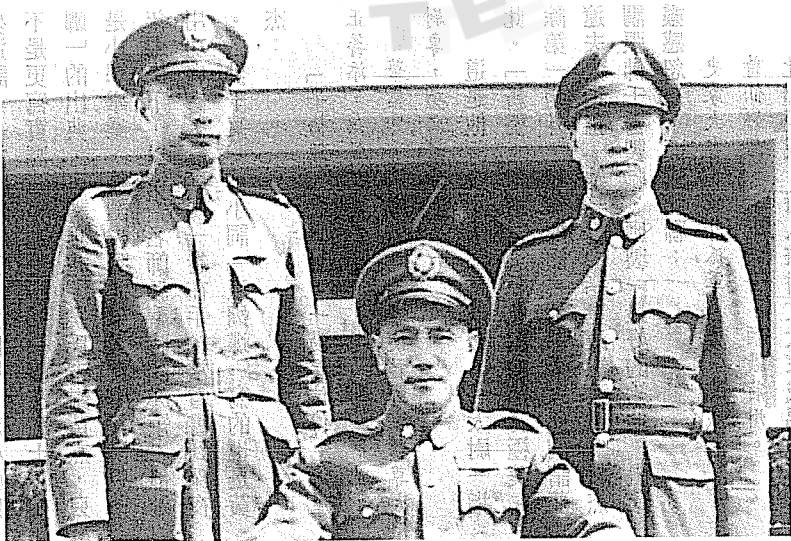
浮雲深處是吾家！
憶江南

明月夜，羈緒染鄉愁，萬頃波光收遠碧，一輪新月上高樓，遙憶洞庭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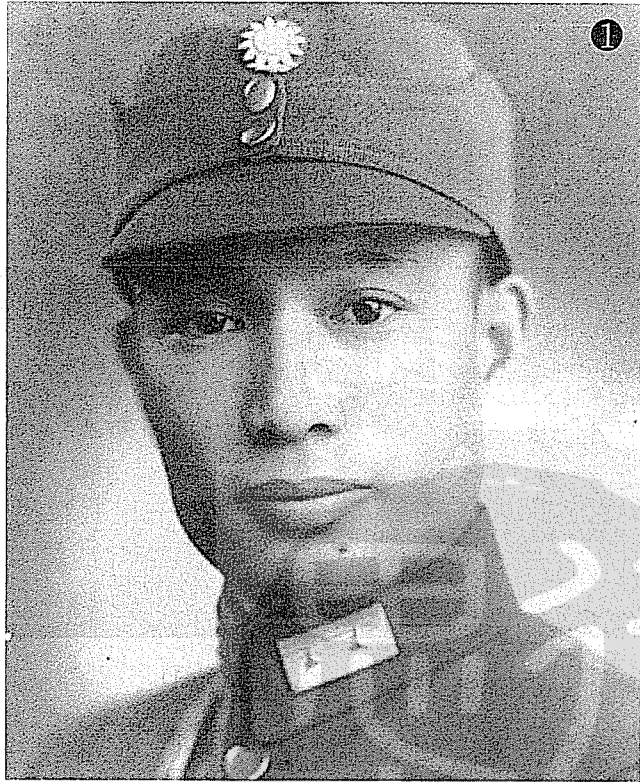
明月夜，佳節費相思，丹桂中庭凝薄露，素輝千里共深厄，愛月夜眠遲。

黃杰是湘籍人傑，其父在抗戰時病逝成都，遺骨葬於成都近郊，生前黃杰一直希望把他的父遷葬家鄉，與母親合葬。中共統戰部門已為他完成了這一心願。（王培堯、蕭公

任撰）
參考中外雜誌八十四年二月號及黃達雲紀念集。



黃杰（左）一九四六年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時與蔣中正（中）、陳誠（右）合影。



「中外名人傳」插圖（文見69頁）

- ②黃杰將軍寫給本誌創辦人王成聖教授的信函。
- ①一九三七年任第八軍軍長時的黃杰。

② 成聖五兄幼名頃森

見憲之言長句兩章以格調言蓋
 物廣遠鄉音於唐音而溢美之
 詞必非都隨所敲也詩詞小
 冊所以記一生之役之苦心事遺
 情抒其肉骨騰故心隨與名之
 跡之凡雅胎多矣又春婦紫
 陌故園之思平生曠者之一
 思散於心定多佳製幸毋忘
 胎衣多此並候

弟 黃 杰 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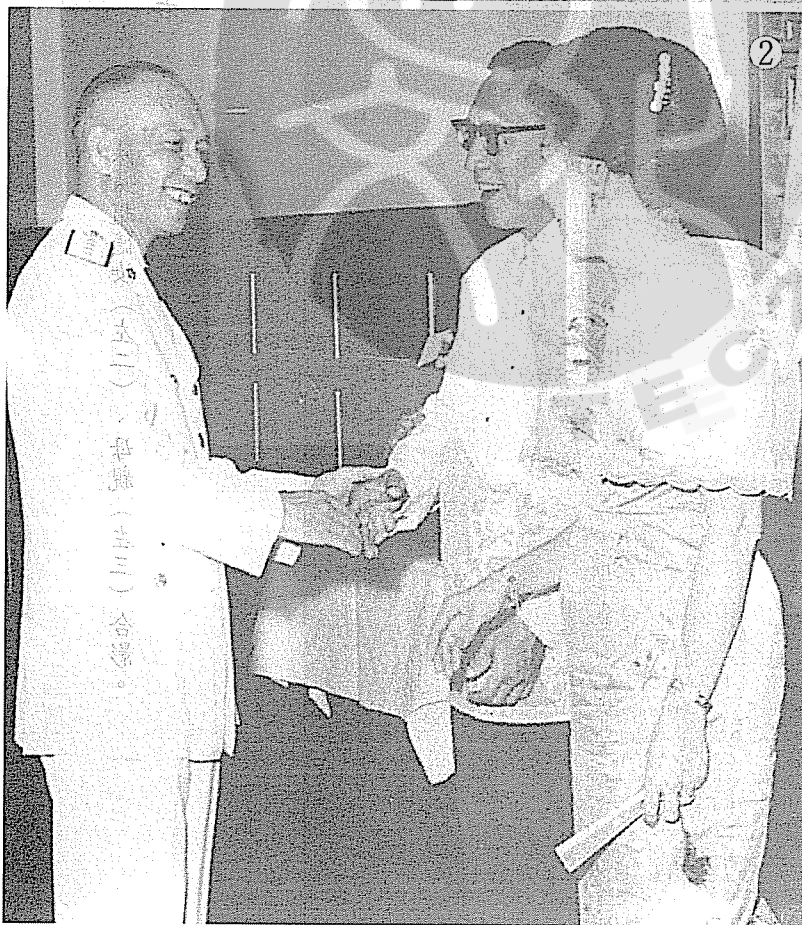
三月十日

達雲用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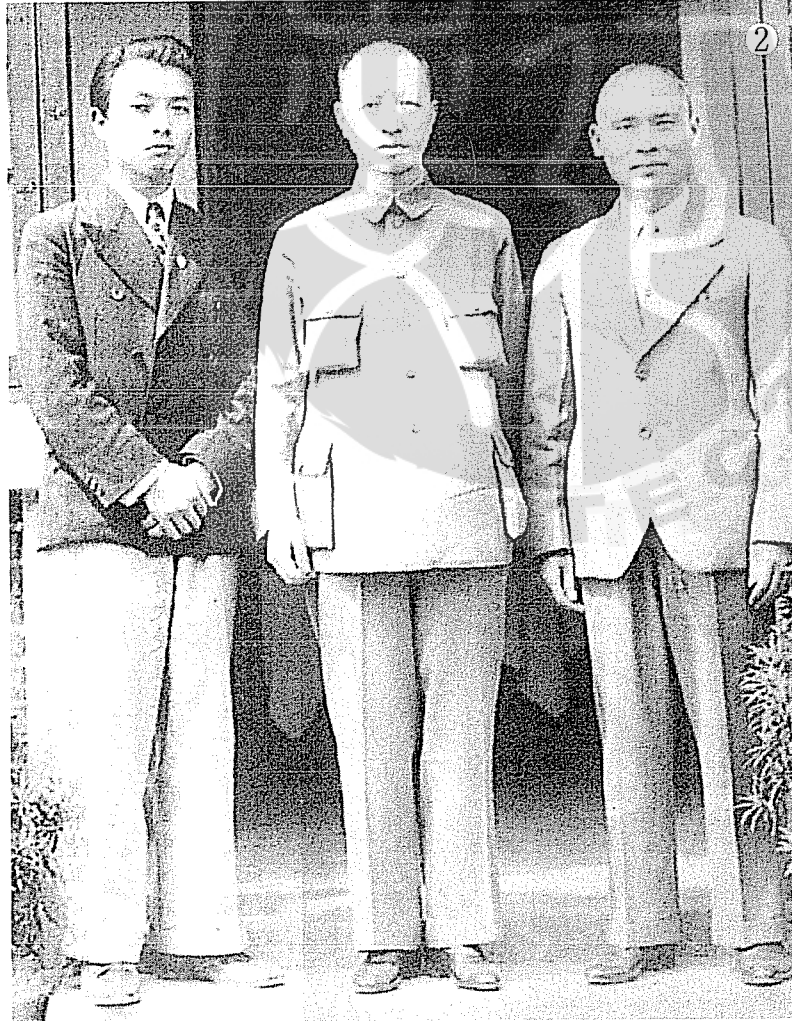


①黃杰（右）與日本前首相岸信介（中）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左）合影。
 ②黃杰（右）早年與戴笠（左）在北平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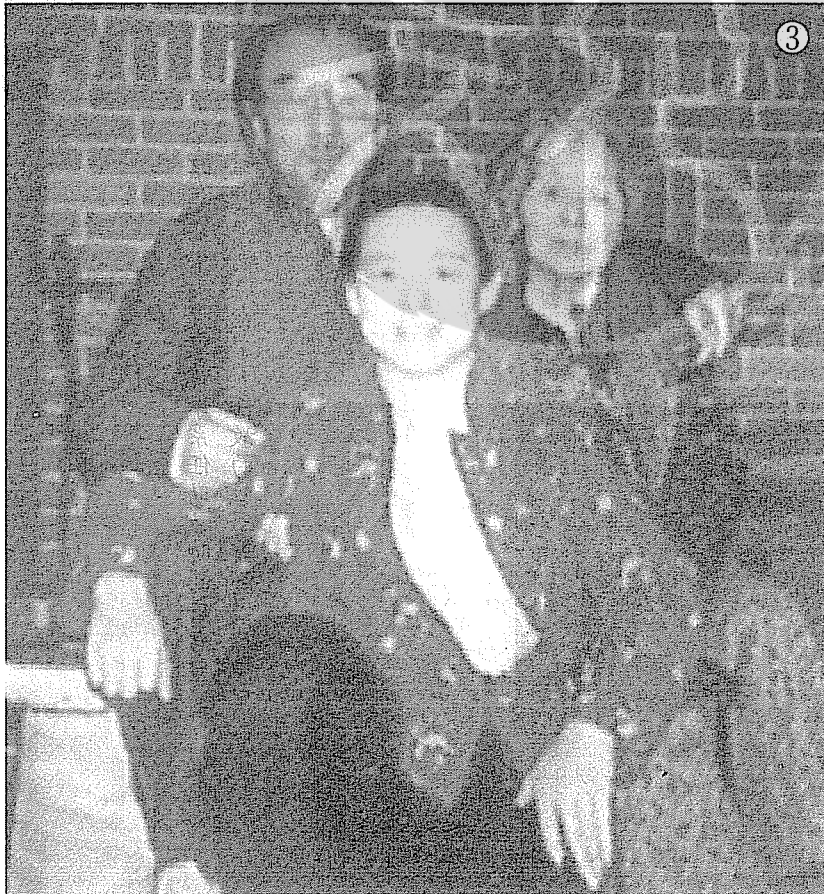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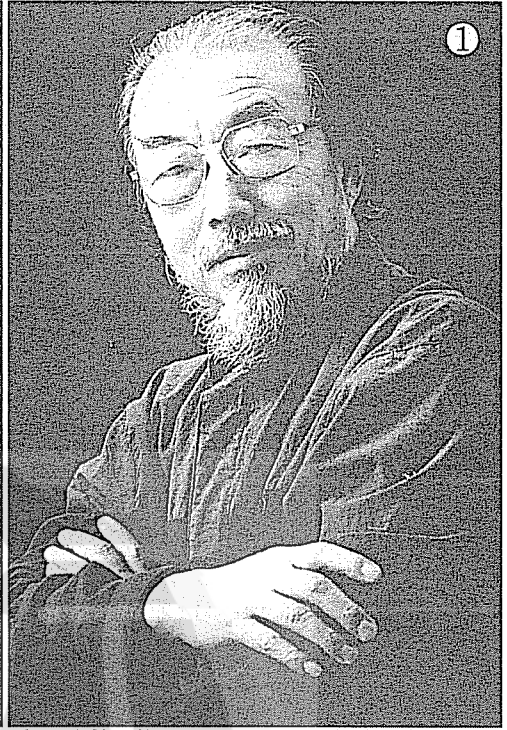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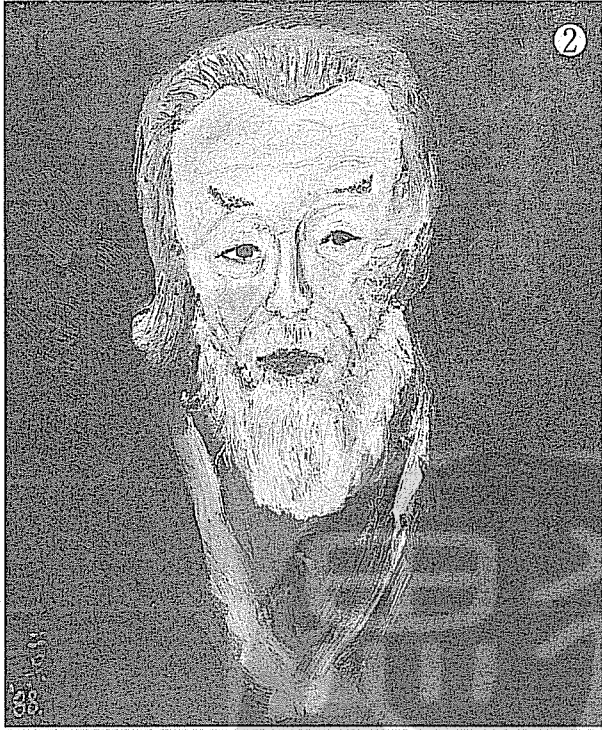
黃 杰 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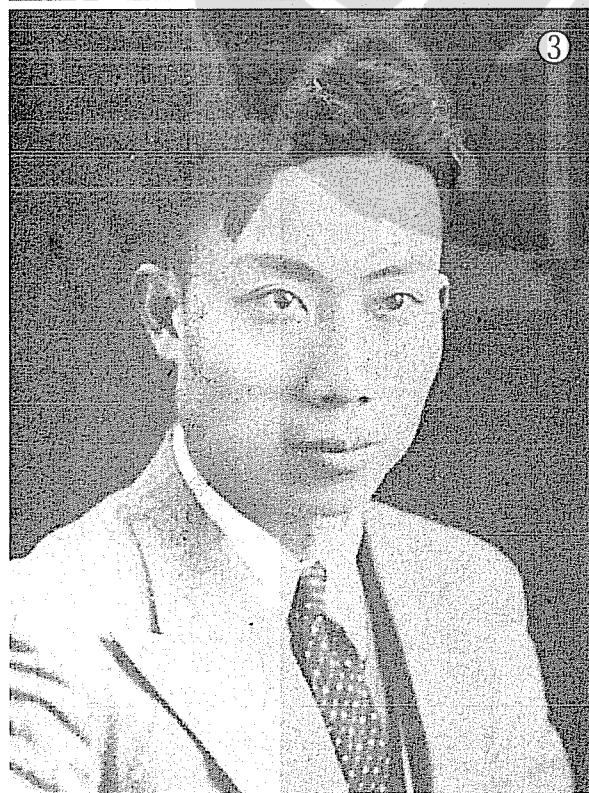
①黃杰（左）一九五七年陪同蔣中正總統（前中）視察陸軍官校時留影。
 ②一九五七年黃杰（左）與前菲律賓大使羅慕斯夫婦（中、右）晤談時留影。



① 趙二呆 (右一) 早年偕夫人 (右二) 與哥哥趙同根 (左一)、妹妹趙德汝 (左二)、母親 (左三) 合影。
 ② 趙二呆 (左) 與父親趙啓駿 (中)、岳父顧祝同 (右) 合影。



- ①老年時期的趙二呆。
- ②趙二呆的油畫自畫像。
- ③趙二呆（後）偕夫人（中）與女兒（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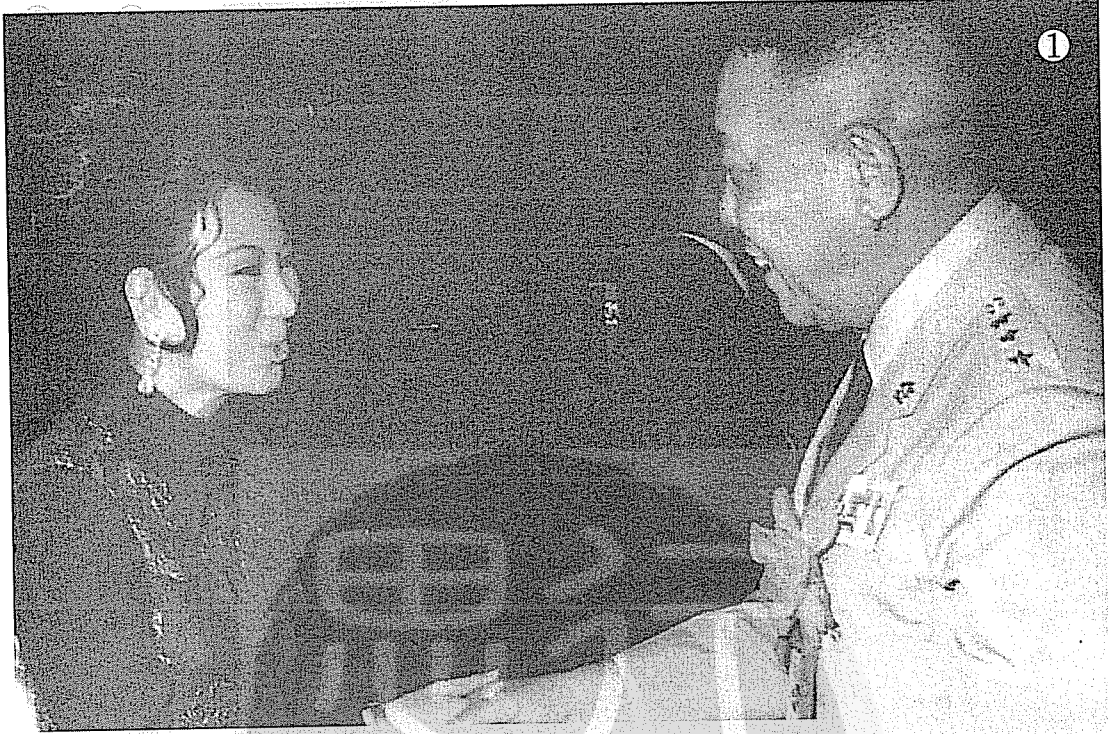
① 早年在中央大學哲學系任助教時的唐君毅。
與唐君毅同時在中大任教的哲學大師：
② 宗白華教授。
③ 景昌極教授。



①尹俊（前左）陪同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前中）及外賓參觀金門戰地合影。
 ②尹俊（右）陪同蔣經國（左）巡視金門戰地時留影。



① 尹俊（前右二）與蔣中正總統（前中）、劉安祺上將（前左二）在金門合影。
 ② 尹俊任國軍五十三團團長時的照相。



① 尹俊 (右) 早年與影星凌波 (左) 晤談時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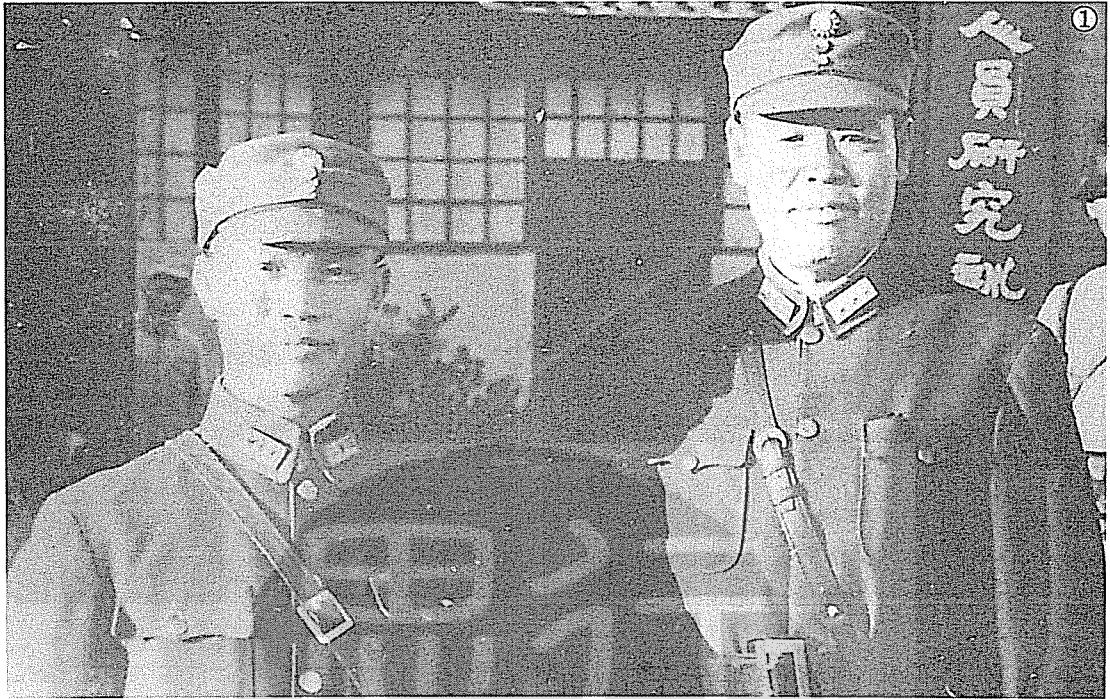
② 尹俊 (中) 1970 年與來華訪問的西班牙民防司令合影。





① 孫連仲夫人羅毓風女士（左五）與子女們合影。
 ② 孫連仲夫婦（中右）偕女兒小茹（左）與蔣中正總統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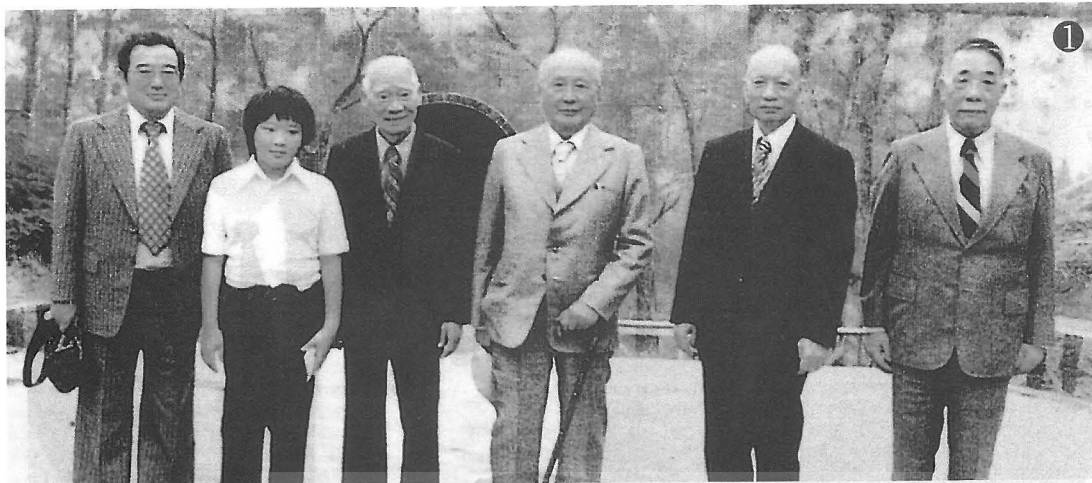




① 孫連仲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與遠征軍總司令陳誠合影。
 ② 孫連仲（舉手敬禮者）任第五戰區代司令長官校閱部隊時留影。

中外名人傳

插圖（文見69頁）



① 尹俊上將（右一）與右二起：黃杰上將、何應欽上將、顧祝同上將在金門古寧頭合影。
 ② 尹俊上將（坐）與兒子尹立人將軍（立）合影。